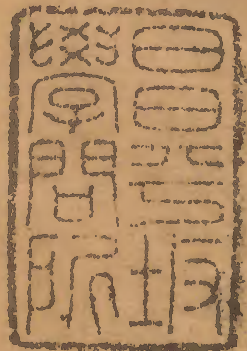


弘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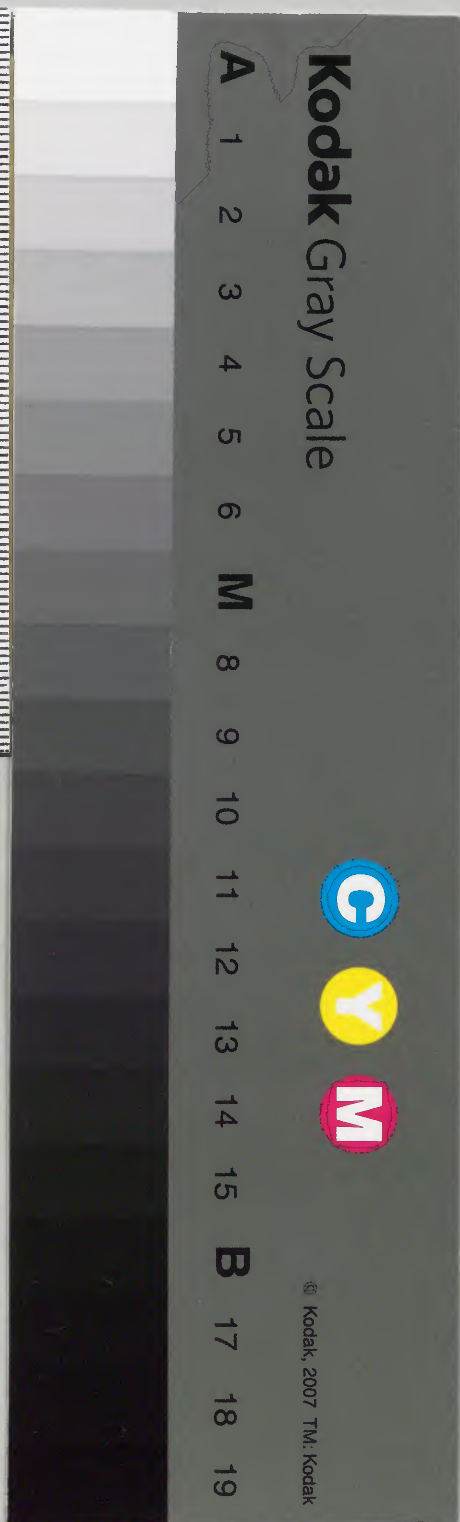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七	二	二
架	函	號	類

百三十四之  
百三十七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架	冊	號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7		
冊數	80 ( 35)		
函號	286	79	

三十五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待從 宋四之十一

淺草文庫

張燾 父根

劉才邵

程俱

張九成

胡銓

王綸

蔡崇禮

張嶠

胡松年

張綱

孫釜

王居正

張闡

子叔椿

趙遠

劉珙

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父根字知常登進士詞臨江司理遂

昌令以四親在堂屏處十年曾肇與鄒浩交上其行義徽宗召

除親賢宅教授通判杭州請罷應奉製造諸局言人主一日萬

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且耗智慮日移賢不肯混

淆而綱紀不振矣願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不報擢提舉江

待從宋十一





西常平奏罷走馬承受舉劾之權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運使  
郡守以下縱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專信閹人又去歲蠲本道  
租四十萬戶部責償如初常平錢本以廣糴待用比希恩者獻  
為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為無名之歛洪州失官物有司不察繫  
治兵吏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名和氣哉詔皆  
從宥大觀中入對又言陛下幸滌煩苛除黨禁與天下更始而  
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士大夫亦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  
莫肯自盡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遷運副加直龍圖閣陞淮南運  
使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市易  
惟取淨利以抑商賈雖名若非正比和買額外無名之歛有間  
矣又請分舉官為三科凡縣令學官丞佐以下明言其堪充某  
州某縣吏部據以注擬視平配更差亦遠詔吏戶二部相度以  
蜀以水災乞散洛口米振貸流民因條列茶鹽當平利之歛  
其大莫過於土木臣所部二十州一歲土供曾不足給羣臣一  
第賞賜之用其次如田園邸店日增月益金帛帶襲之類下被  
僕隸混淆公卿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又力陳花石之弊書奏  
權倖側目據以奏牘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坐詆毀常平之法  
動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以朝散大夫終  
於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盡戒鹽根為終身食淡母嗜河豚  
及蟹根遂不復食母病每至雞鳴少蘇後不忍聞雞聲燾登宣  
和進士授辟雍學錄秘書正字辟李綱御營幕府建炎初通判  
湖州遇明受變偽詔使燾撫諭浙右不從上既復辟求言疏畧  
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自踐祚以來  
號令未足感人心政事未足孚眾望由誠有未至也天下治亂



在用舍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侍從臺諫悅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動員外郎遷起居舍人陳恢復大畧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將相大臣募可用者厚賞之使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哉詔以付督府及沿邊諸帥轉中書舍人止呂祉不宜往淮西論上親信內侍王鑑又論張浚不宜特賜進士出身浚張浚兄也上以浚將母至行在欲慰其心改命同舍何掄書行燾不自安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太平觀祠明年召爲兵部侍郎帝因問圖治一紀燾奏其弊安在燾奏曰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矩而後效者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間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會將贈黎確官燾言確素號正人臨變失節北面僞庭且止勤王之師一旦加之贈恤無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金使至議和燾言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行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臣以是知悔禍有期中興不遠願益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既至矣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使已及境若彼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亦天誘其衷必不强我以難行之禮如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便當絕以大義飭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可也上覽奏曰卿言可謂至忠朕必不至爲彼所給燾頓首謝既而



施廷臣莫將皆以力贊和議驟擢朝論大駭熹復疏曰陛下信  
王倫之虛詐不復謀議便欲屈已大小羣臣震懼罔措彼迎合  
之徒姑爲已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其罪不容於誅  
夫御史府乃中執法前日勾龍如淵以屈和而得中丞今施廷  
臣又以附會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衆論方且切齒而  
莫將者復因此而擢右史彼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  
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  
事乎望加斥逐以杜羣枉之門二人因是不敢拜命又面折如  
淵所薦七人皆北面邦昌今囁嚅附會以墮敵計他日必背君  
親矣及和議成命與大宗正士襲同朝八陵還上問諸陵寢如  
何熹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又言近聞敵於淮陽  
作筏造繩盡拘黃河船於北岸不知安用自朝廷戒諸將弗遣  
間諜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願飭邊吏廣耳  
目先事而防又言鄆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  
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所費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以  
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  
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熹所言皆切中時病檜恐忤敵意悉置不  
問命以寶文殿閣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至部  
首宣德意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發粟賑  
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胡世將納莽丹降  
人熹言蜀邊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鑒戒世將奏寢其  
事尋乞祠歸檜死起知建康進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  
講拜吏部尙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因顯仁后意未  
決遲回久之至是熹奏言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諭卿言莽朕



心開春當議典禮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伴宜生素聞燾名因漏敵情燾密奏宜早爲禦備又乞減御前甲庫圖書什物費用罷內酒庫使無侵大農奪官課停教坊習樂工及勸上節賜予省土木汰冗吏止北貨悉詔從之屢以疾乞骸給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俸三十一年金人窺江民多驚徙復起知建康燾至人情稍安因條上十事大畧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事遣子挺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問以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隆興元年拜叅知政事以論龍大淵會觀罷爲人外和內剛卒年七十五諡忠定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其先世鸚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傲楊雄著法語八十一篇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才邵大觀中上各福爲贛汝二州教授復提舉湖北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博學宏詞遷司農丞靖康初轉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居閒十年中丞廖剛薦之名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吏部郎中典右選先是宗室注官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至是許經所屬以聞於部依條注擬人以爲便遷軍器監歷起居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開渠十四爲輝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黟溪居士集行世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吳江簿監太湖茶場言事罷歸起知臨淮累遷將作監丞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



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官以病告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上言願陛下聖德日新庶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宗社危而天下亂矣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據臨安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朝廷命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乞病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名爲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雖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則誰與圖恢復之計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

繳還詞頭上言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序遷之例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易監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政和間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後來常調之官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上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嘗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遷諫議大夫俱又繳還言俯雖才俊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有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臣恐人以



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言者論俱前棄城罷提舉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秦檜薦領史事辭病不至卒年六十七其爲文典雅閎奧當世稱之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錢塘從楊時學紹興二年對策畧曰禮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汨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所患陛下溺於安樂惕於危亡志不足以帥氣功不足以蓋世忽於近利而止安於僻陋而喜則刻聖讐耻中原人心將何望焉大抵前世中興之主莫不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又言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母妻子而陛下貴爲天子溫清闕如感時遇物寧不悽惋於心乎擢第一時遺以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除簽判鎮東

軍精勤蒞事吏不能欺民冒讎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不能得卽投檄歸閉門教授從學日益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爲太常博士歷著作郎言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切於刑乞詔理官能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授浙東提刑辭再與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日陳西漢災異事攝刑部法寺閣大辟成案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詔原之例以平反當賞固辭秦檜主和議九成上陳十事言彼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我誠能從吾言使權在朝廷與之和未晚檜誘曰且成吾此事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惡其立異謫守邵州初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并苗絹未輸者謝曰縱未能惠民恐先困民耶是歲賦入



更先他時檜黨何鑄劾以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父憂免喪  
 詹大方復論與徑山僧宗杲謫朝政謫居南安軍十四年益  
 勤問學每執書就明倚立庭軌歲久雙趺隱然帝嘗對高閎問  
 其安否檜死起知温州民苦部使督軍糧九成痛陳其弊為戶  
 部所持遂旬祠歸數月病卒平生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  
 學佛者遊故其議論多備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錄其子咸淳四年以孫象先力學飭行不墜家聲詔免一解特  
 示表厲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擢第策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  
 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  
 亂內訌尤當克勤民事以祈天永命上嘉之授撫州軍事判官  
 金兵追躡隆祐太后於贛銓募鄉丁助捍第賞轉承直郎父憂

歸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呂祉薦舉賢良方正除密  
 院編修八年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銓抗疏反覆  
 千餘言最為痛切末云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  
 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銜然後羈留北使責以無禮徐典問  
 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百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  
 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全載弘道錄三人指檜與王倫孫近也疏入  
 檜怒其狂悖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論救者衆檜迫於公議  
 改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檜黨羅汝楫劾銓節  
 非橫議復編管新州州守張棣發其與客唱酬誣為怨望移吉  
 陽軍檜死量移衡州先是銓書始上宜典進士吳師古錄本傳  
 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及再謫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同郡王  
 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



知安遠遂死焉。孝宗卽位，復銓奉議郎，知饒州。名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變論以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遷秘書少監，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記注不當，進呈二史，臣侍立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後殿常立前殿，則否，四閣門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依唐制，二史立螭頭，下前後殿，皆分日侍立，許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班次爲拘，詔從之。尋兼侍講，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兼國史編修，奉詔議行幸，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等內附，銓言受降自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契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三大將來降，高其魯祿以繫中原之望，是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變且叵測，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遠，以絕後患。尋除宗正少卿，兼國子祭酒，權兵部侍郎。災異求言，銓奏近者宿州之變，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以是而欲弭災變，臣知其必不可也。又勸上絕口勿言和字，且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鼎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然而肉食鄙夫尚爲得計，其說有三，曰偷懦、苟安、附會而已。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覲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又言今日和議成，則有可弔者十，不成有可賀者十，語極剴切，至引晉帝青衣行酒，事帝亦爲



之改容未幾命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符離師敗朝議棄唐鄧  
四州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劉寶棄  
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湖大將  
李寶擁兵不救銓疏劾之曰臣受詔命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  
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倚  
角值大雪河水合銓先持鐵鏈鏈水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  
奉興國宮祠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泉二州趣奏事留爲  
工部侍郎乞閑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  
與外祠特賜通天犀帶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  
府歷龍圖閣端明叢政二殿學士致仕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  
澹庵集一百卷孫槻架皆至尚書

簿歷鎮江婺州臨安教授權國子正龍正太學舊規吏不得緣  
爲姦弊始裁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  
部郎官言今兵事少暇宜闢庠序修禮樂頒令式示諸郡縣以  
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中丞魏師遜薦  
爲監察御史論秦檜意師遜復劾之罷知興國軍檜死名  
爲起居舍人兼崇文殿說書權禮部侍郎試中書舍人高宗親  
政詔命填委多綸正奏守臣裕正事五條兼侍讀進講春秋  
左氏合上意兼直學士正遷工部侍郎撰吳玠神道碑宸翰褒  
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命將渝盟邊報杳至宰相沈該  
未敢以聞綸率叅政陳康伯同樞陳誠之共白其事朝論欲遣  
大臣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卽命爲稱謝使曹勛副之時  
金已謀入寇特以善意給之館禮甚隆一日亮御便殿急使人



名連發數問綸條對亮不能屈還朝轉知院事未幾疾作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移知建康兼行宮留守卒贈光祿大夫諡章敏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徙北海祖父皆明經進士崇禮幼穎邁秀發十歲能文聰敏絕人尤覃心辭章洞曉音律入太學晚始登第調涪縣主簿由太學正遷博士改秘書正字歷工部員外起居郎攝給事中嘗草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詞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主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高宗以爲得之晚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未有再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無何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有巨寇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御

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明州召復吏部侍郎再執銓法遇兵革後簿書殘毀崇禮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建明重刊七司條勅悉書爲令尋轉兵部侍郎時諜傳金人并兵窺川陝御筆令條其進討固守利害崇禮言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蜀若不守江浙自搖又言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川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二者有關風俗甚大不可不察御筆除翰林學士有詔侍從官口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進入崇禮言自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乃改命學



士又奏楊惟忠邢煥不當以節度使致仕祖宗時凡節鉞臣僚  
得謝不論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勳  
始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二人其他豈可援以  
爲例亦詔如故典進兼侍讀史館修撰會重修神哲二朝正史  
崇禮言神宗實錄元祐所修墨本已是成書朱本多蔡卞附會  
乞將二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增飾言語變亂是非難以  
據修欲乞訪求故家文獻仍下取知湖州汪藻所編類事迹  
不所參照從之又乞如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其言曰連  
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  
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久之以寶文閣  
直學士知紹興崇禮以郡爲行都尉版疏請得便宜從事乃繕  
城郭厲甲兵控扼海道緘封疆會劉豫奪金人

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乞閑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  
夫爲人端方亮直不憚強禦嘗草秦檜罷政制顯著其惡無所  
隱諱檜深憾之後矯詔下台州就其家索藁自納於帝前且將  
修怨故身後應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乞士夫亦無敢爲其  
任保者居內職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深得代言之  
體樓鑰嘗叙之以爲氣格渾然天成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  
然知上意所在云

張鯨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中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  
州刑曹叅軍劉子羽薦辟利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紹  
興五年召對疏言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乃  
彼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雖士氣稍振然疲勞之餘便  
圖進取似未可遽臣謂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



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除秘書  
正字六年地震奏比年以來賦稅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  
壑土著者失常業變異之由殆或爲此願修政事之闕以致生  
民之安七年遷校書著作二郎兼史館校勘入對言吳蜀唇齒  
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乏帥者已一年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  
任州事者委任之此繫國家利害最要至於荆襄壽春宜亟選  
良將兼有牧御之才者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  
資益重上流之勢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噪出  
爲福建運判上言人君之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外  
有勁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今皆  
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今皆以爲當然而更爲迂  
闊之論此近於知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言皆切  
中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  
錄院同修撰金方猖獗封還防禦使何應詞頭謂應討反賞何  
以使人論王德已收復宿亳兩郡不宜擅退軍使岳飛勢孤乞  
罷已降指揮未幾方俟高論噪罷之復起除敷文閣待制知衢  
州爲政頗尚嚴酷歲滿提舉太平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  
古禮文之事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俄病疽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母鬻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  
目不忘尤邃於易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改校書郎兼資善堂  
贊讀爲殿試叅議官得沈晦第一徽宗素聞晦名喜甚時方有  
事燕雲松年謂邊釁一開禍有不可勝言者坐忤時相意予祠  
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名赴行在出知平江貪吏望風解印以



興利除害十七事揭於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立國無藩籬之固二遣將無首尾之援三不攻敵技所短召爲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爲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松年繳奏曰去年秦檜還朝褒贈何卓已大拂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宜諒有司詳考實狀以示激勸除給事中奏言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如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惟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秦飛艘往來之便時上欲選將奏言願陛下親出勞軍卽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爲時用者上以爲然除侍講試工部尚書副韓肖胄充金國通問使還拜吏部尚書 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因條戰艦四利一張朝廷 入之軍勢二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 四牽制劉豫使不暇

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

事宜規摹以定

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在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真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渾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闢漸多名將不獨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西順昌積芻粟欲憑金人侵我邊鄙時韓劉岳各當一面三人聲勢初不相屬松年奏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以舟師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次平江命松年權叅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



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十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卒年六十。松年姿貌巍然。澹於財利。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請。喜賓客。俸入至不足供。所舉代皆一時聞人。薦拔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檜秉政。無不曲意阿附。松年獨鄙其為人。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上舍及第。除大學正。遷博士。校書郎。入對論。方今君子小人溷殺。邪正無別。檢邪得志。邀功生事。禍患方殷。而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宜以祖宗躬行之教為法。天下有不難化矣。與蔡京論事不合。奉玉局觀祠久之。遷著作佐郎。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歷中書。出司勳。二郎力言不可遣童貫。蔡攸使朔方。不報。余入犯闕。命綱分守城壁。

旋解嚴綱。獨不肯受賞。出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時。方務姑息。諸將往往輕朝廷。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小忤。輒釘手於門。事聞。詔綱窮竟。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叱進下階。按問罪。立具悍將為之歛。召權監察御史進起居中書二舍人。宗室令憲特轉大中大夫。綱繳奏非祖宗故法。王居正亦以為言。命遂寢。張俊駐師九江。奏瑞昌令郭彥章執其營卒。彥章坐免。俊又乞免私家徭役。綱疏言中興以來。徭役功臣與編戶等。蓋欲共濟國事。不宜倖免。又彥章奉法守職。宜獎而反黜。無以示勸。詔從之。又請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乃詔宰臣呂頤浩監修。著為令。會推恩。元祐黨籍時。無限制。陳訴者紛然。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論。始定。尋除給事中。檜黨魏在希意。劾罷。以徽猷閣待制奉祠。二十年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講詩周



南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歎曰久不聞博雅之言尋權吏部尚書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必擇清望官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彗星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未幾叅知政事時上親政懲檜苛暴諭輔臣寬恤民力綱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乞鏤版宣布中外使皆知上德意告老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上幸建康朝行宮孝宗登極賜羊酒存問卒年八十四生平篤於自守嘗書其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初謚文定尚書汪應辰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嘉泰二年罷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不肯習新經字說不第十餘年後司業黃齊同知貢舉得其文欲擢爲首以風

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避寇陽羨山中范宗尹薦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耶入對奏今日之事不患其難患吾立志不堅建功不勇蓋昔人於難者必堅心圖之勉強爲之非若今以爲難不復有所事惟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如宣和靖康至於今日而又云難臣有所不忍聞矣上嘉其說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從之撫州守高衛獻甘露圖居正言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請却其圖尋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疏時務數千言論省費尤切謂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及至於終所費愈大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



矣。居中與秦檜素善。初檜論天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  
因面奏。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  
言。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檜銜之。出知婺州。  
舊例歲貢羅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有詔復崇  
寧之數。又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鴿。色者。居正皆力言於朝。  
免之。召爲太常少卿。兼史館修撰。遷起居中書二舍人。上稱其  
言極得詞。臣體和州乞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當速如所請。除  
自有自中出者。並繳還。仍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除直學  
士院。拜兵部侍郎。出知饒州。改吉州。以言罷。屏居括蒼。帝諭其  
弟駕部郎居修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起知温州。自知非出  
檜意。必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  
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  
以任弟居厚。其學根據六經。始楊時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  
舉其端。子成吾志。遂刻厲十年。成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十二  
卷。周禮辨學五卷。又外集一卷。盡哀安石與雲言之。昨於道者。  
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因言陛下惡安石之學。灼見其弊。安  
石。上曰。安石學雜商韓。今日之禍。人徒知罪蔡京。王黼。而不知  
由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不止。此因陳其釋經無父無  
君者。若下條。帝作色曰。是大害名教。孟子所距邪說。正謂是矣。  
退乃序帝語繫於首簡。居正書既行。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  
府。於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由舍選登第。調  
嚴州兵曹掾。方臘亂。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而官軍退却。  
州將歸罪欲殺之。闡力爭得免。紹興閒。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



南皆辟置幕下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求嶽祠歸歷  
鄂台二州教授給事林待聘薦召試除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兼  
吳益王府教授奏諸將專兵在外禁衛單寡有功輒邀爵賞有  
過姑息不問上納其言遷秘書郎兼國史檢討檜啖以美官不  
從久之罷奉崇道觀祠歷泉衢二州通判檜死起提舉兩浙市  
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  
應詔陳弭災禦盜之術上言四事一以外患困中國歲有聘幣  
民不堪命二遣歸正人爲敵甘心怨聲載道三州縣吏漁奪賊  
賄莫之誅禁四租稅已赦復征上澤例爲虛文是數者苟能實  
心舉行何患不能動天地召和氣哉帝嘉納面諭所言溪中時  
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  
孝宗卽位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覃恩鼓譟希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爲施行再遣  
議和闡奏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  
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上頗是之是冬條上時務十事直斥  
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闡與王十朋同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  
及御書陞尚書兼侍讀會蕭琦等降闡請受之王師收復靈壁  
虹縣闡慮諸將深入無援請益兵殿後已而果失利衆論歸罪  
於戰闡曰出師受降是也諸將自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  
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張  
浚軍聲復振金人求和闡力陳六害又言不與四州乃可通和  
議論先定方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  
殘酷虐吾民臣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之弱朝論避之直宿學  
士院上顧問尤數常請增廣諫員帝謂朕非拒諫者奈好名賣



直何闢奏聖度當如天不可與臣下爭名力引疾乞骸除顯謨閣直學士奉興國宮祠陛辭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士大夫懷安成習知和議之非者已鮮開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一意言金人世讐不可和者惟胡銓張闡而已子叔椿光宗末爲侍御史論留正擅離位次棄國之罪除吏部侍郎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資州逵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好聚圖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窮祇究尚友其人時論以逵文章似蘇軾故稱小東坡云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當帝意擢爲第一時檜意有所屬不悅之罷知舉王曠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帝屢問召除校書郎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檜意愈恨又遣所親以百金餌之逵不受亦不往謝會廢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益怒曰逵謂今時尚未太平耶方欲擠之未及而檜死帝臨哭還卽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從帝如景靈宮帝屢自之卽日引上殿面諭曰檜勢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故始終皆朕親擢尋充普安王府教授勸講至扈太子事王問於斯時也苟斬江充自歸何如答曰此非臣子所能主意蓋有所在也遷著作起居二郎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得王十朋闡安中諸人未幾兼給事中除中書舍人登第僅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帝語王綸曰逵純正可用蜀士未見其比所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薦帝皆可之以疾求外尋卒年四十一帝投淚歎息久之逵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



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惜其論建不盡傳於世有棲  
雲集三十卷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廕補承務  
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  
管西外睦宗院除諸王宮教授遷禮部郎官坐不肯追諡秦檜  
父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命式  
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吏不得爲姦兼權秘書少監中書舍  
人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義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  
劾嘗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  
直學士院車駕將還除楊存中江淮宣撫使付以軍務珙不書  
錄黃上怒曰珙父爲張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宰相名珙諭旨  
其批奏如初乃寢其命中旨以沒入王繼先第賜田師中除李

珙督府掾珙皆論罷之出知泉興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值歲旱  
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介遣川  
寶湯欽率兵連戰破賊其徒有相斬捕請吏者除罪受賞迨至  
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金以降支黨竄匿者悉招降之給據歸  
田所上功狀詳實將材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上璽書褒諭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每進對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  
心爲萬事之綱世儒多病漢高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  
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  
能敬信功烈當不止此上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進言  
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逮且栻曉暢軍務曩幸  
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叅知政事奏除福建鈔  
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



穀帛巨億計值久旱上齋居禱雨一夕而應因奏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為竦然龍大淵死上欲召會觀還其力爭之又論殿前指揮王琪不當薦教授劉甄夫請併罷其上怒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其正直有才且肯任怨改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入辭又獻六事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奉新民不勝餘稅而逃併失正稅亦奏除之轉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兼湖北安撫使繼母卓氏喪懇辭起復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服闕再知潭州安撫如故止安南貢象騷擾定湖北茶寇盜竊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兼江東安撫行宮留守會水旱奏蠲苗稅禁止遺糴貸諸司錢遣官告糴籍土客戶高下振給有差又運米村置場平糴闔境賴之進觀文殿學士以疾告孝宗遣醫診視遣奏論近習用事今寄以腹心耳目朝綱以紊上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既又手書與朱熹決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琪精明果斷持繼母喪至孝不廢內外總功之服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所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計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大寶

施師點

周執事

黃祖舜

志辰字聖揚初名澤玉山人幼愛書與常童力學四歲能言十歲能文今子美若成翁曰驚人且識奇字喻修哉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美若成翁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及其然從此受知家貧始耕於野與人借書讀終日不怠未冠舉于鄉進士第宋理宗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二

汪應辰 黃中 王剛中 劉章 劉儀鳳

金安節 尤袤 顏師魯 龔茂良 李彥穎 子沐

王大寶 施師點 周執羔 李燾 子壁 袁樞

黃祖舜

汪應辰字聖錫初名洋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讀書屬對驚人且識奇字喻樛戲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聲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從此受知家貧拾薪以繼晷從人借書讀經目不忘未冠舉于鄉趙鼎延置家塾紹興五年年甫



十八廷策問吏道民力兵勢答言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  
主反求而已止奇其言老成有體擢爲第一改今名故事進士  
第一賜御詩上特書中庸篇以賜除簽判鎮東軍居鼎幕府事  
悉諮焉聞張九成賢往從之所學益進名爲祕書正字會秦檜  
方主和議應辰疏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  
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  
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顧乃肆赦中外褒寵將帥名爲休兵  
息民臣謂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所  
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時大則竄逐小或罷黜於是小  
人一言迎合不次擢用畏懦之夫循默備位而忠臣正士反無  
所容此上下相蒙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  
預防常若敵至疏奏忤檜出通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永年院  
一室蕭然餽粥不繼益務脩身講學浩然之氣裕如也張九成  
謫邵州交遊絕跡應辰時通音問及父喪千里往弔起通判袁  
州會趙鼎死珠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循守章傑誣爲阿  
附檜移訊索文不得胡寅遺檜以書事乃寢改判靜江廣州流  
滯十八年又坐與張浚善連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  
詩言於朝坐逮者數十家詞連應辰將誣以不軌適檜死幸免  
召爲吏部右司郎官母老乞外知婺州蠲宿逋去苛歛定期會  
室滲漏補積欠民不擾而辦內艱廬墓服闋除祕書少監權吏  
戶二部侍郎兼侍講奏駁李顯忠冒安豐功賞至五千餘人金  
人淪盟詔權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  
在乎軍政不脩自講和以來將驕士惰兵不閱習敵未至望風  
逃遁旣退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



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難國家者哉望發英斷嚴賞罰  
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瑗與唐  
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曄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  
康伯遂改名脊集議秀王封爵定其稱曰本生之親暨內禪典  
禮多所裁定初擬傳位日降赦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言契丹嘗  
以重熙紀元又舉唐太宗受禪故事改元在明年正月皆從之  
乃改明年爲隆興會議太上尊號應辰謂其事始於開元能於  
元豐不足取法矧太上有天下而不與意安顧此朝議從李燾  
陳康伯以光堯壽聖爲稱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  
見謂堯豈可光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上皇聞之怒因帝  
過宮語云汪應辰素不樂朕遂乞補外以救文閣待制知福州  
居二年舉朱熹自代進且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陞辭特降  
詔撫諭既至令宣撫吳璘以詔書申嚴號令又奏免利路民餉  
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  
二百萬以備不虞請減二稅勘合蜀民便之朝議蜀中綱馬由  
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  
不便得中止璘時老病應辰密奏大帥係國安危所當預圖詔  
令暫領其任璘死遂攝宣撫司事節制軍馬移司利州蜀道晏  
然繼者虞允文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  
匿契稅應辰言不便有四曰妨農擾民長姦起訟比令人自首  
收併不少其未盡者不宜煩擾詔速罷之蜀大旱詔問救荒策  
應辰言利閩絲梓軍馬糧料皆出於民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  
可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上從之叩之  
安仁饑民起爲盜檄捕誅渠魁餘悉撫定劉珙薦其學行才能



臣所不及得旨召還又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而後行入觀  
上稱卿久在蜀留意民事寬朕西顧憂應辰奏尚有兩事一曰  
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一曰對糴民輸米一石內就糴一石以  
補州縣闕乏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願并除之拜吏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侍讀論畏天愛民六事與廟堂議不合德壽宮方  
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上皇指謂上曰此水銀正乏買之汪  
尚書家帝怒口應辰常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  
又語陳良祐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撫舊事許奏應辰遂  
力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韓玉被旨揀馬過郡簡其禮玉  
歸譖之連貶秩卧家不起淳熙三年二月卒年六十爲人撝物  
溫遜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祖業悉讓兄衢至無屋可  
居不顧也遇事符立剛方正直敢言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

呂祖謙深器之子達繼登進士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黃中字道老邵武人幼穎敏受書輒能成誦補族祖蔭入官紹  
興五年廷試以孝弟爲對其言動上心登乙科授保寧軍節度  
推官恬退有守不附權勢檜死召爲校書郎歷普安恩平府教  
授久之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有芝草生武成王廟祭酒  
周綰欲以聞中不荅綰曰治世之瑞何可抑而不奏中笑曰世  
果治何藉此爲綰服其言簡當俄充賀金生辰使還遷祕書少  
監兼起居郎入對陳言邊事及備禦方策金治汴宮不久徙居  
宜早爲計湯思退惡聞其言顧謂之曰何沈介歸殊不言此中  
懼請補外不許尋權禮部侍郎金使本賀天申節遽聞欽宗之  
許朝議待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臣子至痛尚何濡滯乎國  
家大事萬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易月服除羣臣議



上壽當舉樂疏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  
今梓宮實未葬遽可作樂乎事亦寢不數月亮果大入中論准  
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幹師時楊存中爲御營使中又論其  
不可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與陳康伯留城中敵退  
衆慚服擢給事中內侍選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大淵罷去  
皆不書行尹穉希意詆爲浚黨改集英殿脩報告老進敷文閣  
待制致仕居六年上御講筵問侍臣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召對  
內殿問勞甚渥拜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諫止作樂事去輒用  
之至是又將錫宴奏中前說適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  
言聖孝及此天下幸甚何獨欽廟梓宮置而不問上意漠然未  
歲乞歸又陳十要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  
吏陳方略考兵籍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上亟稱善  
求去益力除直顯謨閣提舉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尋以龍  
圖閣學士復致仕居鄉遇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咸敬慕  
之朱熹來見再拜堂下願公坐受進於門弟子之列淳熙七年  
進端明殿學士卒年八十五遺表不怠欽宗梓宮請還之又深  
戒人主之權不可假之左右詔贈正議大夫諡簡肅有奏議十  
卷藏于家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博覽強記紹興廷試第三除某郡推官  
改左宣義郎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除洪州教授檜死擢校  
書郎轉著作佐郎兼普安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  
要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必務先自治擇將  
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  
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避其言會西蜀謀帥以龍圖閣待制四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上御便殿臨遣賜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璘官大帥麾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據方面剛中至則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直入吳璘帳中責以大義曰此豈大將高枕時耶璘蹶然起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語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以備統帥又疏名勝士與募資之賢以備部使州刺之選諸汰遣使臣有困絕者悉召詣府校善射者復其祿秩給以禁軍闕額糧其罷癯不堪則均以義倉餘廩郡有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集三鄉夫兵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甘棠也緝完府學禮殿聳諸葛武侯及張忠定公祠平黃巢墓黥女巫殺妖蛇有詔階成岷賦四州悉剏壯下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父老遮道追送數百里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足疾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塢竹塢金人犯淮趣令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隆興二年充南郊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乾道初進同知院事奏戰守實事和議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四事以疾卒于官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生平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鄉舉廷對  
皆第一簽判鎮江軍入除正字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王府教  
授管議郊廟禮文當攝局討論詔行其說遷著作佐郎事王邸  
四歲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因此受知秦檜恨不  
附已風言者出倅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  
字兼玉牒檢討官累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歷權工吏二部  
侍郎兼侍講上郊祀慶成詩尋以言罷提舉崇道觀起知信州  
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除祕閣脩撰敷文閣待詔兼侍  
讀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  
以爲非春秋法時議經略謂諸郡兵民以爲擾或譖少卿趙彥  
端指言非是上怒因夜對上聞卿監中有言朕者章不知狀從  
容對以聖主所爲人焉敢議若所見不同時或有之上意頗解

免彥端罪人稱長者詔詢唐太宗問魏徵德仁功到優劣  
諄復言此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方十載願益加意進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告歸以顯謨閣學士奉祠上嘗問安否淳熙  
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陛辭撫勞再三又遣祇  
候蘇曦至家宣問改端明殿賜銀絹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  
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  
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甚見推許遂知名  
登紹興進士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世恬如也擢第後秦檜專  
權深抑蜀士十年始赴調尉蓬溪監資陽縣酒稅爲梁與榮州  
二掾趙逵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高宗謂蜀人道遠文學行  
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所草



引金 卷一百三十三  
賤奏以典雅稱改國子祕書丞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時欽宗服未除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  
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儀鳳獨言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  
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聖帝爲欽宗備禮終制易月之  
制不同乞俟終制舉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  
雖是其言竟用栗議尋兼國史編脩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素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頗慕晉人  
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在朝十年每歸卽匿車騎閉戶客至  
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  
卷國史錄無遺者久之以集英殿脩撰知邛州改漢與渠州罷  
歸卒年六十六

宣和中山太學擢第調新建簿紹興初范宗尹薦爲勅令剛定  
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匱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今宜以爲  
法除司農丞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除直祕閣安節言  
此崇觀弊政豈可踵之而廢近法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  
附麗梁師成梓坐奪職檜銜之會丁母憂去遂不出者十八年  
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上言治民之道先德  
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惟事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無肯卓然以  
教化爲務者願加申飭會獲僞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法安節  
言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力爭之得減等幸醫王繼先子  
悅道鞠仁和令楊續獄不實并逮悅道屢因人求免不從遷宗  
正少卿館伴金使施宜生屬顯仁后喪宜生邀以易服不聽遷  
禮部侍郎上言經義詩賦自來更革不一今通經者苦於賦體



雕刻習賦者。病於經旨淵微。請復立兩科。詔從之。明年復伴送  
至楚州。責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  
葉義問再使金。金主言奪馬事。曲在翼。乃復元官。兼侍講。遷給  
事中。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莘  
老得留駕。幸建康。值金亮死。陳進取招納守備三策。繳還楊存  
中宣撫江淮。荆襄勅書言其權寵太盛。非所以安全之。又劉寶  
王權刻剝庸懦。用之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存中又議省江  
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形勢之地。昔人控扼孔  
道。魏明帝孫權得之而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存中議遂格。孝  
宗嗣位。奏嚴內降之科。罷去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省  
堂。除歸吏部聽長官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  
制。毋變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爲  
市會擢潛邸舊人李珂爲編脩。官龍大淵曾親知閤門事。皆  
封還錄。黃奏言朝政方新。諫臺作氣。自在內兩府。在外大將罷  
出。皆用公道。獨於二三佞臣。乃爲遷就。曲庇臣等。若奉明詔。恐  
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恐負陛下之責。上怒。安節遽自劾。  
乞罷命。竟寢。上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亦曰。金給事真金石  
人也。拜兵部侍郎。議金將與三省密院書所責四事。俱不可從。  
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奉迎。每因遣使。宜令恭謁。  
陵寢。至於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乞祠。得請。  
胡銓繳奏。謂安節乃太上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矧膂力未怠。  
有憂國心。豈宜聽其去。上留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踰年。力請  
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保。通奉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友。愛田業。悉推



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俱始為張浚所薦人勸宜往謝竟不往  
及薦晁公武龔茂良亦不令其知中雖阨於權奸而能全名高  
節縉紳嘆羨以為中興以來鮮有其比有文集三十卷并奏議  
表疏周易解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少穎異以奇童稱從喻樗汪應辰遊入太  
學冠多士尋魁南宮擢第為泰興令先是邵伯鎮置頓徒厲民  
而金使率不受漕司輸藁秸一束至數金民以為病袤力請於  
臺奏除之舊有外城頽毀急為脩築寇至果得全民感其惠為  
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讀書自守以靖退薦召除將作  
監簿歷宗正祕書丞丞國史實錄院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張  
說自閣門入西府袤率館上書論之出知台州奏免五縣有  
丁無產者三稅脩築郡城更加高厚未幾大水至賴以不沒民

誦其政作東湖四詩上之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  
常平改江東歲旱單車召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以振蠲下五  
等戶租五斗以下悉除之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  
隆興又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名對除吏部郎官兼  
太子侍講左諭德夏旱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  
舒暢則悅抑鬱則憤近者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  
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夫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怨奏獻不時報而  
囚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特貸其命而冤  
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償而負販者怨若此非特一事乞詔  
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時南渡後恤禮散  
失哀討論典禮斟酌損益不戾古義使宜于今與禮官定廟號  
曰高宗洪邁以漢光武為比請號世祖袤復率禮官顏師魯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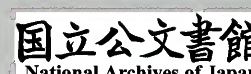
倚奏本朝廟制悉法前古祖有功宗有德自藝祖規創大業尊  
爲太祖此後雖太宗混一區夏不得僉稱真宗以來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光武以長沙王  
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謙太上中興其事雖同然  
親爲徽宗子繼體承祧將來耐主當在下子爲祖父爲宗失昭  
穆之序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邁論遂屈又奏釋老之教矯誣  
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會有旨定配享之議  
褻言祖宗典故在耐廟後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非禮詔寢  
之尋權禮部侍郎同脩國史因議明堂升配祖宗悉用以日易  
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喪方在几筵不可配帝請  
俟喪畢詔可嘗論人才乞收召趙汝愚于蘭孝宗復謂如卿才  
識近世罕有前此何無一人言之命權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光宗內禪制冊咸出其手人稱雅正開講奏願謹初戒始議切  
貴近舉唐太宗不私秦府故人爲法又言武臣諸司使八階爲  
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逢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  
近年舊法頓壞邊境積功累勞者僅得一階而權倖貴近之臣  
悉歷華要姜特立惡其議已指爲思必大黨與祠紹興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入對願上謹天戒下畏  
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虛已任賢酬酢庶物不在於勞精神  
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又言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  
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其名陳源姜特立尤爲驚駭  
向者二人得志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  
誦陛下英斷自古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  
若必二人有勞優以外任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含憤蓄怨



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進給事中  
駁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季孝友轉官吳元允夏永壽  
遷秩上館聽納繳奏韓侂胄用應辦賞直轉橫行首壞國法開  
攀援之門奏入仍令書行表復奏侂胄四年間已得二十七年  
合轉之官今又超授四階轉二十年應得之官是朝廷官爵專  
徇私求非所以為磨厲之具也命乃格林大中以論事左遷率  
左史樓鑰疏留不報手詔除耶律近黑承宣使表一再繳奏又  
言祖宗爵祿陛下安可私加於一議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  
然命竟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賞甚濫表乞痛加裁節除禮  
部尚書兼侍讀時上已屬疾國事多外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  
初屢奏請上詣重華甚切及遺表猶以孝事兩宮為言轉正奉  
大夫致仕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簡乃乾道淳

程氏之學稍振忌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表首言道學在堯舜所  
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其臨財毋苟得則  
曰廉介安貧守分則曰恬退誓言願行則曰踐履行已有恥則  
曰名節今皆曰之道學用謂詆訾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  
舉足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存願御名責實聽言觀行人不  
庶不壞於疑似表死後數年大行禁錮識者服其先見云嘗取  
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賜之有遂初小藁內外制子棐  
棐孫焯仕至禮部尚書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自少莊重孝友天至登紹興進士  
調番揭簿父喪扶柩航海浦登岸颶風大作人以為孝感歷知  
莆田福清二縣嘗決水利滯訟剛峻洫綿四十里歲稔發廩勸  
分有方禁止遏糴船粟畢奏市糴更平常平鄭伯熊薦于朝帥





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知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陛辭言：天雨土日青無光，乃田里未安，亦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避其言，尋改使浙西。民苦役法為害，遇輒破家，乃下教屬邑，預正蒞水，籍稽其役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本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節帑繕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禾幾課，最升直，秘閣遇民有墾曠十成田者，請正其賦，而寬其法，以示勸農重本意。奏可。且著為令。入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將補御史者，師魯大以為恥，乃言：士大夫且未論其才，至於立身之節，不可不正。詔寢之。又論：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綬，皆培克以厚苞苴。故前以才稱，後以貪敗，皆見施行久之。升太府少卿，轉國子祭酒，講明理學，嚴禁穿鑿，興廉恥厚風俗。師魯學行素孚，加以身先規約，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已立誠為本，使知飭勵。上問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尋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又一時賜帶多，濫師魯言：祖宗法度不可輕弛。臣下非時賞賜，梵舍不急之役，宜加節制。今應奉微勞，皆得橫金如觀瞻，何高宗喪制典禮多所裁定，詔充遺留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皆簪花聽樂。師魯及復力爭，金人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拜尚書兼侍講。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引奏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因任三年，專以恤民寬大為政。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卒年七十五。諡定肅。生平大節確如金石，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時以為名言。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人。登紹興進士，調南安簿。部武司法叅軍。



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擢泉州觀察推官以廉勤稱改宣  
教郎黃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累遷吏部郎官言本朝  
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狐疑願法景德之斷  
戒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奏中興將相如趙鼎韓世  
忠皆未有諡正宜首舉以慰忠義之心今內侍李珂沒乃贈節  
度使諡靖恭誠為可惜竟寢其諡又言積陰弗解淫雨益甚其  
占為嬖倖小人且江浙大水熒惑入斗正當吳分昔唐德宗自  
謂不知盧杞姦邪此其所以大敗今龍大淵會覲內外用事所  
為姦詭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不  
報卽居家待罪二人黜逐始起茂良廣東提刑卽番山之麓建  
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  
葬中原衣冠沒於南者歲久湮廢訪得故址更建海會浮圖凡  
叢寄暴露者拊藏無遺召對崇政殿陳俊卿知其忠實欲留之  
虞允文不樂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時江西大旱講  
行荒政療疫厲免積稅止索逋發廩振贍全活數百萬賞功進  
敷文閣待制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實多願詔監司守臣募人從便耕種使民有餘粟雖驅之  
為寇亦不從矣淳熙初除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拜叅知政  
事入謝賜坐上從容語曰自今君臣之間勿事形迹朕每存公  
道設有誤卿宜力爭諸事亦毋循私母援引鄉曲親舊對曰大  
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適鄉人為潮  
州通判不法有旨下帥臣體訪茂良遜謝不辯淮南旱奏取封  
樁米振濟或云事當委於常平茂良言敵境咫尺民久廢業饑  
寒所逼萬一不靖患害立見寧能惜此米乎自是民得全活上



嘉獎之葉衡罷太史奏台星不耀上命茂良行相事會慶壽禮  
行中外覲恩澤茂良慨然曰此當以身任怨悉奏罷之薦朱熹  
操行耿介宜蒙錄用劾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有詔令良臣分  
析會覲欲以文資錄其孫茂良繳進覲令直省官賈光祖當道  
不避街司叱之曰叅政復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  
朝廷大體因求去上遂與郡覲密令人誅之曰若論恢復必再  
留茂良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怒曰卿五年不言恢復何故今日  
及此覲黨謝廓然因劾之與良臣共擠落職責授寧遠軍節副  
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諸奸死後周必大奏追復資政殿學  
士諡壯敏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顧以此得罪朱熹後得其  
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云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故深爲歎息云

穎  
穎當作彥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能記覽登紹興進士擢  
杭簿建德富陽二丞御史周操薦爲本臺古簿尹稽助湯思退  
議和以叩穎彥荅曰人所見不同公旣以和爲是曷不明陳於  
上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上不成奉身而退若但欲享其利而  
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仗穉大怒陰排之改國子博士父喪終  
權吏部郎中兼恭王府直講轉右史張栻葛覃侍經筵言先王  
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過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正爲今日聖  
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上意乃解  
太子立兼左諭德錄司馬光論建置宮僚講讀官奏疏以進言  
詹事之職東宮內外無所不預事須白而後行上大喜卽以授  
之仍兼太子臨安尹判官久之言皇儲宜一意講學若付以民  
事恐非便益趣草奏三辭乃免俄陞中書舍人繳還張說樞筦



制命未幾拜禮部侍郎兼侍講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時廷臣多以中批逐去彥穎言今欺蔽成風譖毀潛行臣下有過未嘗顯逐中外莫知其罪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接送金使還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熙二年叅知政事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決將以左司諫湯邦彥爲中議國信使彥穎謂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克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徒然無益臣恐邪彥新進輕脫必誤國事後果辱命朝議下福建造海船至兩淮起民兵赴合肥訓練中外騷然奏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民戶三丁起二限三月而罷事尚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謂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復執奏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口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從之在任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御前封椿本以備邊內侍籍白劄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輒發動億萬計因言陛下方有意恢復苟妄費如此恐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俄墜馬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爲政勤約民感其惠復召叅政事以病力辭諫官論其子毀人至死鐫秩奉祠起知婺州蠲屬縣稅復知紹興進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自奉澹約食米纔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爲將作監嘗有所求於趙汝愚不獲韓侂胄知其有怨引爲右正言罷逐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隲之嘉定初奪官竄死信州

王大寶字元龜溫陵人徙湖州政和間貢入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教授監登聞鼓院以祿不逮養移病歸奉祠祿趙



鼎、謫潮。從講論語起知連州。過張浚亦謫。得與其子杓同講學。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買遷之地乞蠲減免行錢從之。改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語執政稱其留意經術書有可采名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月椿錢無定數吏緣爲姦乞爲定制折帛錢匹四千今輸六千盍從減以惠小民升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解建刑獄道臨漳州有蔡岡藜薄蔽翳山石聳確盜乘間剽劫大寶募民挾數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改廣東提刑孝宗卽位除禮部侍郎奏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日征日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俟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一以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劾汪澈督師荆襄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澈坐落職遷大寶兵部侍郎論及移躡奏今日之勢殆未可亟願少寬歲月因力贊起復張浚爲都督及符離失律羣言洶洶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大平興國宮胡銓奏留之湯思退議罷督府又言危疑之際貴於果斷持重顧不能小却大勇臣思非惟邊鄙可憂實恐蕭牆禍起不聽未幾金果復入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中外以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名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正言程叔達奏其復免行錢非是復奉祠舍人闕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致仕卒年七十七施師黜字聖與上饒人未冠通經能文游太學授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內艱服除改臨安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陛下軫念元元恒恐一夫失所而郡邑搜求財賦惟恐百務難集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困於征輸重以歲惡室且垂



張金 卷一百三十五  
磬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詔從之積官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兼太子詹事知制誥兼侍讀賜對言比年人物骯髒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以待擢用上俾其器識可任公輔假翰林學士使金立班已定相者引親王至令退位師點屹然不動在廷相顧駭愕後金使至嘉其守正以爲難及上言其靖重有守識慮深遠久需大用淳熙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常同宰相奏事畢復同周必大進呈文字上因論各臣所見有關大體朕方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一辭今如此而相可否退不相銜甚副朕望師點奏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先是州郡上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行之已久會主計者乞定期督促書命已下師點歎曰此策行上下逼迫

民不聊生矣力言於上亟追寢其言八舉手曰使天下赤子不被箠楚之毒者公之賜也十三辭樞密提舉國史院兼脩國朝會要明年復知樞密院事惓惓以搜訪人才爲急手書置夾袋中三蜀去朝廷遠賢士難以自見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太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泉州紹興二年改知隆興充江西安撫使嘗語諸子曰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吾平生仕宦初不枉道附麗任其升沉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宣和舉進士擢第二授湖州士曹參軍選太學博士建炎初從駕如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



還觀會稽尋乞歸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  
爲變執羔諭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斬以徇  
邑人德之繪像立祠通判湖州母憂服闋改平江歷將作太常  
二丞時議建明堂太學樂廢不脩詔奉常肄習之因訪輯舊聞  
庀工備器制作一新遷右司員外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  
還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請復進士聞喜宴舊例禮部赴試進  
士十八年得免舉四試始特奏名秦檜因以科第私其子士論  
謹謹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檜怒罷歸復起  
知眉閬夔三州兼夔路安撫使溱播會豪言部下夸叛請發兵  
致討執羔移文詰之曰朝廷用爾爲長顧不能靖亂責將誰貰  
豪懼斬叛者以獻白是夸獠惕息改知饒州除敷文閣待制乾  
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王道在正心  
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除禮部侍郎上常患人才難得雖疎  
賤得賜名執羔言今一介于進口舌相高殆成風俗真材必不  
如是上是其言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居經筵二年每勸上辨忠  
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釐正之乃  
更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  
進所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嘗聞豐財之術首請汰  
冗兵以爲蠹民之本莫甚於此又言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  
乃國家一切不得已之政今諸路旱蝗宜視豐凶之數輕重行  
之特蠲其災甚者上嘆曰無人爲朕如此言卽詔從之克安恭  
皇后取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不交一言閹亦服其長者  
不怨也尋求去上惜其老成留之除寶文閣學士告老提舉太  
平宮賜茶藥御書公卿祖帳都門外縉紳榮之陛辭言閩粵江



西歲饑盜起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卒年七十七爲  
人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至老手不釋卷尤  
通于易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唐宗室曹王後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自  
少力學耽讀王氏書甫冠博極載籍憤金匱未報著及正議十  
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紹興進士調華陽簿遷雅州推官改知雙  
流力行教化訓仕族張氏子居喪爭產治民不自母鬻產者于  
法悉皆艾悔有暇則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悉力研覈本朝  
典故做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  
編又效司馬光體爲百官公卿表畏秦檜當國不敢奏及死史  
官以聞詔給筆札來上孝宗常許爲序及御書續資治通鑑長  
編七字賜之然竟未及賜也辟制置王剛中幹辦公事權知榮

州榮因溪爲隄夏秋民苦水潦爲築堤防之轉潼川路運判劾  
守令不職四人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  
頒以爲則乾道三年召對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  
爲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母增兵杜諸將私獻覈  
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  
議權罷用樂燾言古禮并建隆舊制惟散齋四日致齋三日自  
崇寧大觀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舊制詔  
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又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令太  
常叅校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同異脩成祭法行之  
乾道新曆成未有大驗燾奏舊曆多差不容不改然不叅驗無  
以知其孰得孰失乞申飭曆官討論遂詔監視測驗五年遷祕  
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實錄院檢討尋與宰相虞允文論事不



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  
土而坊備牛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耶睨已多今宜寬侵冒  
之禁廣收募之術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如咸平元豐故事推  
恩勸課有勞者詔從之八年進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  
葺石門堡以扼夸人奏乞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  
官民毋於夸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閉邊舊地皆報可  
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  
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蔬語涉誣謗上謂憲臣按奏火數職也  
何預史事命提刑李繁劾實貶熙志二秩罷之熹貶一秩改江  
西運副且許臨遣熹感激奏言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  
不可不慮且中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隴罷朝悔  
乘快決事以諫上揭之座右進秘閣脩撰權國史同脩撰乞復  
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浮費後  
周必大申其說卒行之權禮部侍郎屢進讜言會雷震太祖廟  
柱及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熹謂非所以畏天變上以為愛朕賜  
金紫因幸太學為執經官真拜侍郎脩徽宗實錄薦召呂祖謙  
為檢討夜直宣引賜坐奏言邇來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宜  
謹股肱耳目之選復賜飲與茶而罷九月丁酉日常夜食熹為  
社壇祭告官俄因御史劾其子壘考上舍策問語連及熹壘罷  
出熹知常德申奏豐辰沅靖四州各置營田募弓弩手境多茶  
園聽其自售旬祠奉興國宮明堂禮成以熹常首建議復除敷  
文閣待制起知遂寧召對延和殿時上卽位二十餘年志在富  
強而兵弱財匱嘗嘆功業不足熹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脩  
天應乃至因舉陸贄奏議所言切於今可行者數十事勸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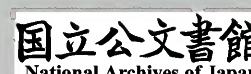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行之進敷文閣學士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  
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之  
丁丑雨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進見無時浮費頗  
多上因宣對嘉其忠愛曰顧朕老矣安得有此近惟葬李婕妤  
用三萬緡他無所費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燾奏心天王  
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陽氣潛藏陰氣乘之故比他食  
爲重昔晉何曾議武帝無經國遠圖陛下當以爲戒明年有疾  
乞致仕不允命給事宇文价臨問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手劄  
贊減四川酒課病革口占遺表辭氣舒徐卒年七十上聞嗟悼  
贈光祿大夫諡文簡後累贈太師溫國公燾性剛大特立獨行  
無姬妾愛玩不殖產業篤嗜在文字間立朝每正色以訂國論  
張拭嘗稱之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自

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依  
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史記  
詔藏祕閣因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葉適以爲春  
秋之後纔有此書又撰易學春秋學五經傳授尚書圖大傳雜  
說七十二子名籍奏議及文集四朝史彙通論南北攻守錄七  
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  
鎮年表晉司馬本支齊梁本支王謝表五代將帥年表合數十  
百卷五子屋至塾壁壘初燾自以不預制科心常慕之令屋塾  
習焉尚書汪應辰薦屋文行中式爲祕書正字遷著作郎兼國  
史實錄院父子同主史事縉紳榮之後早卒壁與壘皆文學  
知名蜀人以比三蘇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言屬辭精博周  
必大異之燾因自舉孝宗以爲可用初蔭入官登進士名試正



字寧宗徙著作郎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與尚書蕭達討論韓侂胄平章國事典禮受命使金還論襄陽形勢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時用師方銳侂胄意不憚壁度力不能回乃迎合其意奏自秦檜倡和以來廟謨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檜示天下以讐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追檜王爵會葉適不草侂胄出帥詔轉以屬壁拜禮部尚書叅知政事敗後因招飲侂胄覺為師旦所誤酒酣壁微摘其過窺侂胄意向已乃極言其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宜竄之以謝天下郭倬李汝翼憤軍誤國宜誅之以謝淮民皆坐貶極又貽丘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會有報書歸咎首謀侂胄大恚不許議和壁復言隆興之初張浚銳意復仇後權宜就

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稍悟吳曦誅議用重臣宣撫壁薦制使楊輔副以安丙及丙殺楊巨源輔恐名變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壁又舉汪應辰命甲亦權撫事金復使方信孺歸言金人欲縛送首謀之人侂胄益忿或勸壁速去毋與分禍謝曰我去誰適謀此又密贊史彌遠謀阻止錢象祖奏審侂胄誅進樞密同知御史葉時論其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俄復官奉洞霄宮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傳檄諭降潰兵張福適官軍至挑戰賊忿燔城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若丁牌手來會威欲乘夜火攻壁曰攻之必多殺士卒授長圍法斷賊汲路糧道使不得食賊遂成擒尋引疾奉祠卒贈資政殿學士諡文懿生平嗜學如饑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所著有馬湖集消塵錄中興戰功





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援毫錄臨汝問書 嘉紹定四年授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四州宣撫使代桂如淵奏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緩撫爲急宜降德音釋見繫囚給流民牛種其淮西被兵之處亦如之二年四月改同簽書院事督視京湖軍馬發行都并湖廣會于百餘萬犒師是年六月卒贈資政殿大學士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幼力學嘗以脩身爲務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第一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言試官除太學錄輪對勸開言路之責以養士氣定恢復之計嘗論萬全抑僥倖之徒以崇忠孝其言頗主張說上色不怡外調興州教授患司馬光通鑑浩博爲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作通鑑本末參政龔茂良奏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朝

臣諸帥令熟讀之曰治道盡在是矣召爲大宗正簿入對言曰竊聞陛下常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因歷陳往事自漢武下至唐文皆以偏聽奸佞馴致禍亂且曰人臣固有詐僞似誠儉佞似忠者苟陛下與之圖事進退天下士後必爲累上顧謂曰朕不至此樞頓首謝曰所言及此天下之福也俄遷太府丞奏士大夫頗爲黨與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丙廷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雖云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又言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陛下銳意北伐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若今議者欲制宗室



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此皆近來從窄之論會兼國史編脩分脩史傳章惇家以樞同里宛轉為請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敢負天下後世公議總史事趙維周之歎曰無媿古良史矣權工吏二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言近來徒知備江不知保淮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尤為不急尋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威權在下而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而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尚在臺諫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棘矣上善之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侍御史冷世光納賂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上怒立罷世光手詔權工部侍郎兼監子祭酒未幾予郡復以從臣劾御史貶兩秩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擢右文殿脩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浸民無所托徙之故城為室廬居之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懷其德尋劾罷奉祠卒年七十五間居作易雋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黃祖舜福州清人登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鈐曹專用資格擢任縣令若委郡守選擇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守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出為泉州通判將行上言經天下亂後多有抱道懷德之士老於韋布自今宜令州縣薦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有卓行尤異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權刑部侍郎



兼詳定勅令司復兼侍讀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言其  
詞義明粹令國子監板行尋升給事中薦李寶為帶御器械張  
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以祖舜言乞為限制遂  
詔敷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臨安官田授汰去使臣祖  
舜又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田僅一千一百畝給者不及  
其數事迄不行駁奏梁邗彥養子保義郎梁舜弼漢弼不宜並  
除閣門舊候脩撰本以待文學知池州劉堯仁知新州韓彥直  
不宜俸升故資政殿學士楊慙陰濟秦檜中傷善類不當予遺  
表恩秦熿預其父檜謀議不宜死贈大傅俱遷閣追奪有差陞  
同知樞密院事上以金亮犯淮怒劉汜敗王權走將誅之祖舜  
言論法固當但聞劉錡病篤素有大功一旦誅此二人錡必愧  
忿而死是兵一敗國家遽失三將大快敵人之意上嘉納之孝

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p>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p>
----------------------	----------------------	----------------------	----------------------	----------------------	----------------------	----------------------	----------------------	----------------------	----------------------

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



兼司定勅令司復兼侍讀進論諸議義上命全安節收勅言其  
詞教明粹令國子監依行尋升給事中庶事實為督察張  
浚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直任取祖非言乞為限制遂  
詔其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歸宋官則殺宋使祖  
辭他日汝在者一千六百餘人曰使臣一千一百人給者不及  
其數則汝在者一千六百餘人曰使臣一千一百人給者不及  
除其數則汝在者一千六百餘人曰使臣一千一百人給者不及  
不其數則汝在者一千六百餘人曰使臣一千一百人給者不及  
夫思亦不其數則汝在者一千六百餘人曰使臣一千一百人給者不及  
同知他日汝在者一千六百餘人曰使臣一千一百人給者不及  
宗師我叅以文事卒于官歸葬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三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李祥 樓鑰

應孟明 楊大全 李大性 徐誼 項安世

丘密 倪思 詹體仁 柴中行

彭龜年字子壽江西清江人少孤事母盡孝既長性穎異讀書  
能解大義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遊學問益明  
登乾道進士授宜春尉轉安福丞鄒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  
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官龜年上疏乞復其位又  
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



以伸倖臣之私。遷國子監丞兼魏王府教授御史林大中薦爲  
三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嘉王府直講。上疏光宗言陛  
下親視壽皇曩事。高宗備極子道。今壽皇止有陛下一人。聖心  
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故降旨。誓免到  
宮。蓋恐外人竊議。爲陛下辭其責。其心非有他也。自百人君處  
骨肉之間。一與小人謀。則交構往來。不免嫌隙。今雖萬萬無此  
然。臣竊慮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內臣之中。已有  
任守忠者在焉。又言宰執侍從。但能持父子之愛。調停重華。仗  
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問之根。曾無一語及之。竊聞陳源  
在壽皇朝得罪最重。今復進用。問謀兩宮。罪實在源。願亟發威  
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鑿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  
宗社有承。顧不遑歟。疏入。光宗朔于重華。都人歡悅。除起居舍  
人。入謝。上諭此官以待有學識人。非卿無可者。卿退。迺祖宗  
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且言臣是書大意。以防宦官女謁。此曹  
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他日。又奏。臣所職記注。凡  
人君言動。必書。近以車駕闕於問安。書至數十矣。陛下不奉三  
宮。而獨出遊。幸王津園。恐不可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  
王講讀。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也。願臣等言教。孰若陛  
下身教之爲切哉。屬壽皇不豫。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就視朝班。  
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鬢髮。上曰。素知卿忠。欲何言。龜年仰  
奏。事無大於不過宮者。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寂然。臣實痛  
心。余端禮進曰。臣子扣額龍墀。曲致忠悃。豈誠得已。上諭已知  
無何。壽皇崩。寧宗受禪之夕。召對言。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  
固辭。今但當曲盡人子款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



又與黃裳同定往朝南內及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太上無徙宮之意。欲別建泰安宮。龜年奏。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重華一宮。未為不足。今陛下但居狹處。奉太上居寬處。天下必能諒陛下此心。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繳奏劉慶祖落階官。御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御批而遂書哉。除兼侍講。言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不在多言泛論。因問朱熹黃裳陳傅良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鐘黃艾鄧馴可充講官否。對曰。陛下招徠一世之傑。必如此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遷吏部侍郎兼侍讀。會暴雨震雷。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頃之朱熹約龜年共論侂冑之姦。會護伴金國吊祭使熹乃獨上疏見紉。龜年間之附奏。云熹罷臣宜併斥。不報。歸復條數其姦。言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今天臣不知。獨令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亟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朕方托為肺腑。不意如此。內此予侂冑祠。已乃復入。龜年力求去。詔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兼湖北安撫使。未幾呂彛論罷之。復追三官。停勒。嘉泰元年起知潁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平生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始終卓然。特立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顏面。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并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贈寶謨閣直學士。諡忠肅。寧



宗對章穎等稱龜年忠鯁可嘉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欽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進士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爲文迥出流輩見者驚嘆蜀中若和糴裳賦漢中行以諷總領李夔夔爲罷糴民使之改興元府錄事叅軍制使留正薦召對遷國子博士母喪服除光宗進祕書郎嘉王府翊善首講春王正月言周之王卽今之帝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故春秋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雖境土不比祖宗時十分之四然猶跨吳蜀聯荆廣帶閩越任民事者二百州任兵事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制則帝不足爲帝尚可以服之乎王問何謂九都統裳曰昔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隋亂今大王年已過之而國家九都統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王以其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又講左氏禮有等衰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聞東宮舊人吳端詣王王接之中節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終以百官各述大旨歷引前代危亡故事以爲儆戒每日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遇有不安者不可爲也他日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以爲太多王曰講官訓說明白臣心樂之不知其多也每誕節陳詩以寓規諷會初製渾儀并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之境土又以所講經爲詩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壽皇諭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一日宴宮中王爲光宗誦酒誥有詔褒勞裳因薦朱熹學問臣所不及若召真府寮必有裨益上嘉納之紹興二年遷起居舍人



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弊有三一私心二勝心三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此心一生必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必忿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苟至於忿必有不得其理者如潘景珪常才陛下亦遇以常人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黜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鮮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壽皇御極拊循將士三十年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者請分鄂渚兵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以方宴安裳所言多不售未幾除給事中奏趙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雖奴隸亦知其心如青天白日今御史汪義端再疏醜詆言其宗室不可執政所見殆奴隸之不如於是義端與邵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仍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嘗疏請光宗過宮上起裳涕泣執其裾隨至宮門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亟斬舜卿又奏陛下惑於人言未究孝敬之實疑心一萌方寸隨亂遂至天變亦疑而不知畏民困亦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欲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近小人凡此皆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輕而肆侮中外將起而為亂小人乘間抵隙軍士或萌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裳初病疽尋愈至是憂憤疾復作連章請外言臣職有三以待制言則前後三諫而不聽職可廢矣



以侍講言。則不問安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以翊善言。既不  
能孝事壽皇。將何以勸勉皇子。以上二職。又皆可廢。遂出關待  
命。壽皇崩後。臨畢病不能朝。寧宗授禮部尚書兼侍讀。力疾入  
謝。奏左右迎合有二。大憂陛下。委任大臣。正得人君持要之道。  
而迎合者謂事決外。延權不歸上。獎用臺諫。正得祖宗設官之  
意。而迎合者謂人主不得自由。惟此二者。能不拂然於心乎。又  
切於陛下之身者三事。曰篤孝愛。勤學問。薄嗜好。今或勉強行  
之。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昔孔子云。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由其持心之一也。詩云。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  
一也。伏願自茲以往。凡有除授。必使大臣知之。時侂冑已有弄  
權竊柄之萌。趙汝愚尚未覺。裳先事言之。及病革時。時獨語五  
年之功。無使壞于一旦。度吾已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  
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諡  
忠文。裳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  
而辭切。事該而理盡。凡可以開導上心者。知無不言。且篤於孝  
友。推賢樂善。出乎天性。為文明白條達。鄉人陳平父兄弟。乃張  
栻門人也。裳與之講學。師友淵源。有所自來。所著有王府春秋  
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  
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江西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授定江軍節  
度推官。遷校書郎兼國史編脩。歲旱。應詔言。陛下禱祀羣祠。宥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采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  
不誣。獨不知其所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願以所上封  
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改。如此則治象日著。



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皇孫英國公聽講。至脯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謂年少務學。恆人猶難奈何。止之。因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擢戶部員外郎。孝宗諒闇。太子叅決庶務。以點兼侍讀。使浙右。還。遷起居舍人。兼侍立。脩注官。光宗改太常少卿。使金告卽位。會彼國有喪。迫使易袍帶。不從。又詰以不當輒言寶位。點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于至尊。金人不能奪。使還。論曰。卿舊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己。故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君上。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若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于天下國家。故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忤。而能得志者鮮矣。用其所取悅。而不得志亦鮮矣。昔明王知此。於君子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於小人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凡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騰於衆口。此聲豈可聞於敵國。又言嘉王年及弱冠。此正親師取友。進德脩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伴燕閒。遂除黃裳翊善。車駕將朝。重華宮旣而中輟。點奏三綱五常所係甚大。自天子達于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關者。豈今以爲常事。而反忽之。上猶豫未決。復奏。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事親。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而望。萬一思念成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哉。又言竊聞嘉王生朝。以報劬勞之德。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皆不聽。乃屢求去。不許。轉權兵部尚書。駕將幸玉津園。又奏。陛下爲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祇緣郊祀違豫。因



此督過讒間遂生臣謂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以今大臣屬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乃至陛  
下獨虧子道衆口謗讟設有禍患不可不慮上言卿等可爲朕  
調護點言父子之親何俟調護若但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  
論以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復率講官言陛下雖有此心何以  
白白會壽皇有疾隨宰執求對閤門吏止之點叱而入上拂衣  
起點亟前泣奏壽皇疾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  
至福寧殿內侍閤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復隨班起居諂獨引  
點入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上言故事引裾尚可何得輒  
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壽皇崩請上執喪許而不出前後  
共侍從列奏凡三十五自上奏者十六其奏疏重華上書嘉王  
及面對口奏咸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九月有事明堂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  
保謚文恭爲人天性孝友端介有守無矯激崖異之行義利之  
辨皎如日星或言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尤當先論其心心苟  
不正才雖過人何足取趙汝愚泣言點與黃裳相繼淪謝非二  
臣不幸乃天下之不幸也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隆興進士爲錢塘縣簿臨安尹姚憲俾  
攝錄事叅軍每事下有司邏者以巧發爲能必監視鍛鍊囚服  
乃已嘗誣武臣子誹謗朝政上命鞠之旣而無實具以白尹尹  
驚謂上所命得無實乎對曰卽坐謹當自甘憲乃具論如祥意  
上喜曰卿吾爭臣朕幾悞矣擢憲爲諫議大夫調祥濠州錄叅  
會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久不決監司檄祥往訊卒歸之民未  
幾其人易守濠祥以嫌換廬州司理升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歷



太學國子博士司農宗正二丞密院編脩兼刑部郎官在朝八年由軍器少監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轉淮西運判時兩淮錢未定疏乞廢定城興國漢陽三監官賜錢米銷濫惡者更鑄紹熙新錢從之俄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陞祭酒上疏頃者壽皇臨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亂起不時國命危如絲髮尚賴趙汝愚不畏滅族以決大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誠社稷之臣奈何一旦棄之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哉不聽出爲湖南運副言官劾罷之奉冲佑觀祠大學諸生楊宏中等上疏懇留俱得罪去祥遂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銓稱之調溫州教授爲敕令所剛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言乘輿臨幸於先聖則肅拜武成則肅揖其禮本異難與並

敵得不改由宗正寺簿歷大府宗正二丞出知樂清捕除倡亂數人光宗嗣位名對奏今法網甚密願陛下以軫念民命保養元氣爲急凡有狃意增設禁令者寢而勿行除考功郎官盡革吏姦一以簡要清通爲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所代王言得制誥體刑部奏天下獄案多上中書奏裁以致政務不清宜省之鑰力論三省制刑古有明訓不可而止會慶節上壽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期口無復再展以全聖孝始得進書成禮儀兼直學士院寧宗內禪詔書當其屬草內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



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并藏順翼宣三祖之主遇祫祭卽廟而饗詔可朱熹罷講職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寒侍立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且命脩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先語人曰樓公當今天下人物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繳奏無所回避嘆曰樓公於是大過所望矣俄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於講筵不報遷鑰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韓侂胄嘗副鑰爲館伴恨其不附已遂奪職告老誅後復起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雖年過七十精敏絕人凡詞頭下立進以草趙崇憲奏雪父冤力主施行金求兩侂胄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何恤姦凶已斃之骨哉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嘉定二年拜叅知政事凡位兩府五年求去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年七十七卒贈少師

諡宣獻生平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進士調臨安教授照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御史葛邲王藺薦爲詳定勅令所刪定官輪對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不得安其生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願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并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記其姓名示宰相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察其冤釋之出提舉福建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宜悉以問因問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無學則流爲



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今帝  
以爲然尋除江東提點刑獄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  
安撫使先時鹽法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  
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迫逮禁錮民不聊生至卽條具驛奏  
其弊始除禁卒朱興結黨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  
致轅門斬之光宗卽位召爲吏部員外郎歷左右司再遷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卒孟  
明本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客  
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荅士論以此重之

楊大全字渾甫四川青神人登乾道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聲  
紹熙三年召監登聞鼓院會太學生龔日章等百餘人上書以  
投匭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今

乃使人視爲文具吾何顏以尸此職乃自爲書以諫力請過宮  
疏凡三上其略曰臣聞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恥  
以言獲罪惟懼言不聽從自古大者身膏斧鑕次亦流竄四裔  
小者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既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  
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饜富貴甘參養以消磨其風節平  
居旣皆貪祿懷姦之士臨難何有伏節死義之人自夏秋以來  
執政從官死者陛下皆不之信若建康趙濟武興吳挺今皆不  
虛然則略有幾微見於朕兆者可不爲動心乎萬一或有蕭牆  
肘腋之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陛下復不信之必坐受其危亡  
矣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吳越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  
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其憂者毋自壅其聰明疏入不報寧宗  
卽位遷宗正寺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遷司農丞脩高宗實錄



充檢討官有力薦爲臺諫者韓侂胄聞其名欲見之大全笑謝不往丐外除知金州聞命卽行時實錄將上去不少待至姑蘇病卒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先祖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叅選部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請復元豐舊制許六察言事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除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主吏部架閣文字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曆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會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楚城移他所大性力持不可朝命使臣廉訪具以實聞言城爲晉義烏間所築功最堅與大性益

詔遂罷築名除太府寺大宗正二丞兼倉部郎官尋改工部抗疏言今朝政清明乃使正人如陳傅良彭龜年黃度楊方諸臣皆以言去位臣甚惜之矧數人之心皆本愛君旣不顧惜恐端人正士自此解體去者將不止此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疏引檀弓成人有言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設若陛下必侍金使吊祭者至然後執喪恐亦如此言貽譏中外不報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官提舉浙東常平兼提刑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至司農卿戶部侍郎出知紹興期年升尚書條陳用兵利害不宜輕舉忤侂胄意出知福州移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正當用兵之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至則首議振貸奏罷前官虛羨免流民征權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亾付身凡三千四百餘道令率繳土毀抹武選爲之一清江陵錢重楮輕民以爲病乞



依襄郛例通用鐵錢自此泉貨流通復業者衆入除兵刑二部  
尚書兼詳定敕令有議金國分裂欲舉兵北伐者乞令朝臣集  
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三世官于  
朝父子兄弟皆爲名臣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登乾道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  
末年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  
進諫以爲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又  
論樂制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跛其官壞上遽改容禮  
之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除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  
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上領  
之至郡出歙婦冤獄人稱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  
轉左司連諫上久不視壽皇疾誼進諫退告宰相曰上雖從容  
慰納然目眩不瞬意思恍惚乃真疾也宜禱祠剡廟請皇子嘉  
王叅決政事留正懼不能用壽皇崩上不能成服誼又以書進  
趙汝愚曰公內雖心惕外不可坐觀遂因吳玘請太皇太后執  
喪扶嘉王代祭皆預焉及內禪議興誼謂國家安危誠在此舉  
汝愚問策安出對曰此大事非憲聖慈命不可因薦同里蔡必  
勝與韓侂胄同在閣門可因而招之汝愚意始決迄於得請誼  
之功居多寧宗卽位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工二  
部侍郎知臨安府告汝愚曰侂胄小人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  
所欲然後從而遠之汝愚不聽然雅重誼凡除授建明多所咨  
訪誼亦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已而怨者日衆力勸汝愚早退願  
因阜陵訖事以去侂胄益肆無復禁防誼乃直面諷之侂胄疑



將排已首往謁。誼稍通。慙懃退而束裝。僞去冀。誼還謁。留之。誼不往。益懷怨恨。劉德秀。胡紘。希意劾。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久之。移袁與婺州。許自便。復官奉崇道觀祠。起守江州。加集英殿脩撰。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兼江淮制置使。誼日與諸老將接熟。於行陣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金初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鈔掠時出。宋師遇者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奔。江南與建康。日數十萬計。誼乃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卒。諡忠文。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拓著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名試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上書光宗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理。愛敬之念。必有勃興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或早或暮。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卽位。應詔言立國之本。在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若何。比秦漢隋唐時又若何。其狹且少。有不待言。復命版曹具一歲之賦。祖宗盛時所入幾何。建炎至淳熙。所增幾何。內外百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賞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待給之費幾何。其侈且濫。又豈待言。耶。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下之費。莫如兵。然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其次莫如宮掖。然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其不敢省者。事在



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設若一人肯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莫不從風謹節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四裔盜賊之變何所畏哉不報會朱熹與祠去安世率同館上書竊謂人主患不知賢若明知而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亦忠不知公議若明知不可而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名昇以從官俾侍經帷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御筆逐之不經宰執不出給舍舉朝驚愕以爲駭異變常之舉臣願陛下收回內批復留之經筵輔益聖學人心公議兩皆不失亦不報言者乘機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罷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薛叔似怯懦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復上高悅等功命權宜撫使升太府卿安世素與宣諭獵友善及是招軍多不逞好鹵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賊之獵客王度爲宣撫幕官安世亦斬度以報獵聞于朝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臺章奪職罷歸嘉定元年卒淳祐四年贈集英殿脩撰所著有易玩辭他書行世



復為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論楮幣折閱朝議從其請公私  
 出納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天下便之移知吉州召除戶部侍  
 郎密院檢詳文字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  
 不合密徐告以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  
 難之卒屈服上喜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皆卿力也尋以忤樞  
 密王抃奏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  
 直徽猷龍圖二閣再知平江移紹興改兩浙運副以憂去光宗  
 卽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改戶部擢煥章閣直學士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陞辭奏吳氏世將之患言吳挺脫有  
 他故兵權不宜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  
 死密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令興州守臣併利西帥司歸  
 興元以殺其權識者服密先見遷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中

丞謝深甫論罷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入奏侂胄知密平  
 主復讐招與相見因出示北伐議密曰中原淪陷在我固不可  
 一日忘然兵凶戰危勝負未測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此必有夸  
 誕貪進之人以僥倖於萬一宜亟斥絕無貽誤國大患進敵文  
 閣學士改知建寧將行侂胄語以此事姑為遲之密贊曰此誠  
 社稷生靈之福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已侂胄聞金人置平章  
 宣撫河南奏除密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敵未必  
 決意敗盟且當開示大體申警軍實使中國常有必勝之勢若  
 釁自彼作我方有辭其議遂寢移書又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  
 密復報曰使名雖異其示敵人以嫌疑之跡則同且偽平章宣  
 撫旣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然業已用兵升寶文閣直學  
 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旣而王師果潰侂胄遣人議招潰卒



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敗之罪。又奏泗州孤立，淮北倘敵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則所屯二萬精兵首尾中斷，墮敵之計。莫若且棄泗州，還軍盱眙，務全淮東兵力，以爲兩地聲援。從之。會金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乃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有韓元靖由北來自稱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荅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得金行省幅紙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荅書辭順。密復以聞，再遣陳璧充小使，璧歸具言金人詰問既欲講和，奚復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彼旣指佞胄首謀，移書暫免。係銜佞胄大怒，罷密提舉洞霄宮，代以張巖。佞胄誅起爲資政，毀學士。再知建康，改江淮制置大使。先時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至，卽隨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又同轉運使張頴揀刺其西路爲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月省饟數十萬計。嘉定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病丐歸。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煉慨語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乾道進士宏詞二科，累遷祕書與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與尤袤對掌典策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思一夕併草除公孤四制，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脩注官，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



彼者則勝以儉。彼暴則勝以仁。彼怠惰則勝以憂勤。請增置諫官。又請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兼侍講。會有詔發封樁庫緡錢。思言封樁之設。專用以待軍興。往歲所入約四百餘萬。所出不及二萬。至紹熙始移他用。自此封樁日廢。請毋發給它費。以復舊制。又請諫官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疏勸朝重華宮。上一日召見嘉王。思奏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干政。思因進講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諷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齊。由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若漢呂氏。唐武韋。比比而然。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私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

興寧宗卽位。改婺州。未上。奉興國宮祠。召復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罷之。出知太平。改泉州。建寧久之。名為禮部侍郎。侂胄先以書致曰。國事如此。公一世人望。豈宜專意潔已。思報言。素愧方拙。恐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獨不肯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祖泰竄謫以來。誰肯披瀝肝膽。觸冒威嚴。至於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向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自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恩父者。諛文豐賂。又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語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而為小人蒙蔽。今師旦已敗。周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勢不得下。此林甫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誅復召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



議事堂閉習機政革權臣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者痛舉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奏金人求函侂胄首有傷國體真拜禮部尚書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仍蹈覆轍臣恐一侂胄誅一侂胄出意指史彌遠也既而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言宗社豈堪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金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益恚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及陳晦草彌遠拜右相制用昆命元龜語得除殿中侍御史思歎曰昔董賢拜大司馬蕭咸見其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以為堯禪舜之文心懷大懼今制詞所引乃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咸者讀之得不駭乎晦因劾思潘臣僭論麻制鐫職罷歸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胡宏劉子翬游調信豐尉金人

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祕計辟以為屬體仁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文詞明暢悉根諸理登隆興進士調浮梁尉郡上獲盜功狀當賞體仁不願改晉江丞梁克家薦為太學錄升博士轉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卽位提舉浙西常平時蘇師旦為胥吏執役旋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積逋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剽掠為變體仁語諸戎帥討而後聞羣黨悉散轉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言大易於家人後次之以睽其上九爻詞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以言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夫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



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其言慨切。趙汝愚將定大策。以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達意。少保吳玠。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協贊之助為多。及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或有。宜尊諡曰孝。從之。又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復論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時師旦已躡躡大官。遣介通慫慂。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污我。固却之。未幾復起。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二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因歲凶。以便宜振救。先發後聞。侂胄議開邊。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休

時皇甫斌自負將家子。好言兵策。其必敗。其言悉驗。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為人頽邁。特立。博極羣書。周必大當國。疏薦當世名士二十餘人。體仁預焉。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治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柴中行字與之。餘千人。登紹熙進士。除撫州軍事推官。任滿。值禁僞學。銓司令自言。中行奮筆書曰。從幼讀二程書。取科第。如以為僞。不願考校。調江州教授。士論壯之。母喪免。辟廣西轉運司幹官。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羸。運司委代行部。問民疾苦。捐鹽息。加惠遠。民會將劾薦。當道客以語管之。中行正色荅曰。某自來恥稱人為恩。相恩主。幸毋汗我。嘉定初。主管吏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論主威奪而國勢輕。士夫寡恥。骨鯁乏人。權臣用事。包苴猶在。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行痛



繩賊吏之法。又言太學風化之首。請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力言于長。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利器械。儲糗糧。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乞朝廷號令諸將。首尾相應。敵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旣多。雖危不敗。必無吝賞失信。務在激昂人心。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提點刑獄。謂襄陽必爭之地。禦備尤宜周密。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官征罷黠吏。甘雨隨至。復因官取監息。課雖日增。而鈔日以糴。中行榜通衢。不取一錢。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領京西帥漕。移屯襄州。命考覈兵額。存者纔半。中行亟招補虛籍。劾李琪不法。以懲貪守。明卮再興有功。以厲宿將。改江東湖南豪家。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中。行一繩以法。發華亭令貪虐。按治之。入爲吏部郎官。上言好進好同好欺三弊。遇事持正。銓綜平允。不爲勢

屈擢宗正少卿。疏言剛德者人主之大權。初政則用以立治。本更化則用以除權。姦曩者更化元氣幾回。比年安於無爲。復求安靜。頗厭人言。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聽觀雖美。實無以厭服天下之心。是以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此正今日之大患也。除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電雷雹交作。邊烽告急。淮甸震洶。中行奏內外三失。朝廷十變。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廷申請。久不卽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論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去貪。莫若濤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



為哉。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言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皆朝廷大綱所在。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願諫大臣。絕私意。布公道。以容直言。弭大患。進祕閣脩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以言罷。理宗初即位。起除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繫易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六 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四

王介 子埜 陳騫

徐應龍 子榮叟 清叟

許奕 子彪孫

張慮 曹彥約

陳貴誼 曾從龍

蔣重珍

葛洪 袁韶

程公許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少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進士。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歷太學錄。國子博士。數上封忤韓侂胄。出通判。紹興。尋知邵武軍。學禁起。主管崇道觀。久乃差知廣德軍。外艱免喪。召為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復奉祠。侂胄誅。召還。除侍左郎官。轉右司。兼太子舍人。國子司業。兼侍講。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侍從宋十四



升祭酒送伴全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廟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有言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篤意輔導春宮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嘗卻太子索館中圖畫弗與諫止張燈設樂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遷州鈐轄介封還詞頭謂此雖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宰相私以為請曰此中宮意也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如此威權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乞歸老不許侍郎許奕以言事去介奏陞下吏化三年而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蔡幼學鄒應龍并奕而五或謂皆宰相主之陛下寧免孤立之懼哉固乞補外除

右文殿修撰知嘉興改集英殿知襄陽兼京西安撫使徙慶元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因郡守趙汝談請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子桀字子文以蔭補官登進士筮仕潭州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辭曰所求學為義理之奧若詞科強記者能之自此益見器重紹定初汀邵盜作辟幕府叅議攝邵武縣兼理軍事勒兵平唐石盜摧樞密院編修至副都承旨襄蜀事急史嵩之首進和議桀疏言八事謂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出師兩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密院諭旨三闕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衍說司馬光仁明武并推廣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綱領皆在陛下一心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



可行除兩浙運判兼察訪使出視江防自嘉興至京口增修守禦練習官民兵船陞江西運副兼知隆興府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事畢受代改知鎮江兼提舉浙江兵船江面幾千里惟瓜渡甚狹桡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如呂蒙置遊兵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遊兵救之而退還劾知平江吳潛不法厲民數事擢直華文閣知建寧府淳祐末遷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安慶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大閱水軍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講行屯田事宜修飭諸宮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進給事中追論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輕肆寡謀妄啓兵端乞罷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明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桡始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素工於詩書法祖歐陽詢尤清勁

陳騏字叔進臨海人試春官第一以秦檜當國擢填居其上累官將作秘書二少監兼太子諭德試中書舍人秘書郎崔淵因外戚張說進遷金部郎騏封還詞頭出知贛與秀州孝宗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疆兵理財之計及昇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塞倖進之門再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騏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奉典國官祠起知寧國加集英殿修撰改太平又以言罷復起知袁州光宗受



禪名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二年春雪大雷駮直言時政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各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凡三十餘條皆切時病擢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拜叅知政事常三入奏感悟光宗以冬至日朝重華宮明年正旦又稱壽於慈福殿寧宗將正儲極命攝行三省事卽位進知樞密院事駮與趙汝愚不合未嘗同堂而語復與劉光祖有隙汝愚擬除光祖侍御史駮言若果入臺其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會彭龜年與祠駮謂以閑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罷爲資政殿大學士與外郎辭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起知婺州告老授觀

文殿學士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徐應龍字允叔登淳熙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屢獲劫盜妄指逸者爲首提刑盧彥德獲逸盜將寘於死應龍苦力辨其妄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知高安呂祖儉謫死爲之經紀其喪且爲文誄之朱熹貽以書稱高安之政義風凜然遷主管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與陳自強舊同舍因不屈丐雷州去自強敗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至司業歷工部員外郎秘書少監戶部郎中工吏二部侍郎實錄院檢討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上以爲然尋以崇政殿說書兼侍講進刑部尚書兼侍讀在講筵多指陳時政因讀吳起傳奏起乃尅薄之士尚知加愛士卒今軍將皆債帥專事掎克何由得下死力史彌遠惡其說免

侍從宋十四



之以兼太子詹事徙吏部尚書頃之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  
崇福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二子亦登進士榮叟字  
茂翁由臨安通判遷太學博士歷說書秘書著作佐郎並與清  
叟同俄遷侍右員外禮部郎中出提點江東刑獄除直秘閣知  
婺州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爲左司諫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內而京師楮幣不通  
物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外而郡邑苛征橫歛嚴刑峻罰  
和糴科抑以取贏軍需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恐至  
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述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  
縲繫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  
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所以爲沴也  
尋權吏禮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

拜叟知政事六月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  
清叟字真翁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  
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  
已而偏州僻壘轉相倣倣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蓋明行禁  
止遷軍器監簿太常博士理宗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別置大袖  
一襲於太后舉哀日服之清叟進曰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  
付史館以垂後法從之又疏自陛下親政以來條目畢舉而綱  
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未盡意者風化之先務猶缺勸戒之  
大權未行與伏望厚人倫以釋羣惑惜名器以正大義因物望  
以進人才又請復皇子竑王爵裁御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  
魏了翁不報久之歷司封郎官軍器將作二監殿中侍御史太  
常少卿兼侍講丐外洪咨夔吳泳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



文殿修撰知泉州改集英殿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爲  
戶部并侍右侍郎寶章煥章二閣直學士知溫發袁潭廣五州  
歷福建安撫廣東經畧使召權兵吏禮三部尚書同修四朝國  
史實錄志傳淳祐九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年  
同知院事封晉寧郡公十一月參知政事寶祐二年知樞密院  
事因論四川總領余晦任用非材乞收成命帝怒御史朱應元  
因論罷之以資政殿大學士歷奉萬壽洞霄宮祠開慶元年召  
提舉佑神觀再知泉州建寧景定三年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簡  
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爲少貶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內艱調涪城尉復登慶  
元進士第一簽書劔南東川節度判官持所生父心喪三年召  
爲秘書正字遷校書著作佐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歷著作郎

考功郎官輪對言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侵  
其急在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  
宣撫節制濫及總領王人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禁  
衛莫得擅賊吏特與放行以啓僥倖宜加勸勸并示遏絕侂冑  
不樂其言吳曦平命宣諭四川分治軍民既而又云犒師奕奏  
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罷遣  
遷起居舍人侂冑誅遣爲金國通謝使奕詣執政受指謂增幣  
歸俘或可外此當以死守之金人聞奕名禮迂甚恭方清暑離  
宮特爲還內廷射破的卒以行成還奏帝優勞之遷起居郎復  
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皆歸於我尋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條陳六事以獻力爭諫官王居安傳伯成  
以言各官且不得盡言而去况疏遠乎夏旱有言蝗至都城不



下奕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當以實意令郡縣舉行實政活民於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又言近者權臣之誅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此謗讟所從生也時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以問奕喟然言曰士不愛一死而反困於衆多之口誠可悲也願以百口保之象祖慨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進兼侍讀每至古今治亂必叅言時事願帝凝思設遇事有若此當何以處仍拱默以俟良久乃竟其說帝謂經筵若此方不徒設拜吏部侍郎兼修玉牒權給事中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奉祠士論避之又論自古外戚恩寵太盛鮮不爲禍天道惡盈理所必至若楊次

山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臥家旬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帝顧尚書章穎舍人真德秀稱其骨鯁夸人王粲桴木萬計入賈奕悉驅之出境奕於丙浚相知然至職事所關必反復辨析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候問改龍圖閣待制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於學宮進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修築不以煩民復損緡錢代輸十縣逋稅其民亦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及論賞罰之事言近來所招忠義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聞斬將之人未及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其欺罔降一官提舉玉隆宮還家卒遺表言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以



疾爲諱及鍼石已窮之後束手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脉絡不通之故蓋寓諷諫也贈通議大夫奕天性孝友送死恤  
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  
雜文行世子彪孫景定中爲四川制置司叅議官遇劉整叛  
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於元彪孫奮然曰手可斷文不可草  
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張處字子宓慈谿人登進士授越州教授屬浙東帥令督新昌  
舊逋辭不肯行手書越人瘡甚夏稅尚寬爲之期可理舊逋耶  
召除戶部架閣改太學正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  
天下之動今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嗚人心宜有以革之歷  
太常國子二博士論邊吏能知守邊之務不能明立國之意如  
繕城郭所以禦敵使溝壑有轉徙之民何敵之能禦儲米粟所  
以備患使枵腹存盼盼之望何患之能備應早詔復言上天之  
心卽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凡爲祖宗所不敢爲其幾舉而不  
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  
不疑矣其所長慮卻顧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今  
皆變於目前利便卻顧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今  
起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  
靡圯壞之後蓋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  
如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旣以一切之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  
迫之從而稱提折閱不得不驗文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  
不用惟取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風生末果克集而根本已  
脫臨民痛決未果有益而國脉已困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  
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秘書郎預編寧宗



會要兼吳益王府并莊文府教授講毛詩終篇請專讀尚書罷諸子遷著作佐郎都官郎中言邊事戒勅千條猶忠悖繆指意明白尚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可責其成功且言戰則當知彼已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求諸已而已儻以爲可但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如此則議論合一而不雜矣又體統貴專一而不貴乎分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彼此互別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豈知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乎遷秘書丞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剖決滯訟眾皆悅服增前守陳宓所置濟民庫爲築城之費倍轉運置平糴錢償禁旅營地屬民者徒知處與温州力辭以直秘閣奉鴻禧觀祠會制使聘爲參議官使者尚威力復諫自用慮守

正不阿以寬大濟之尋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進讀禮記月令敷暢厥旨分爲十二卷乞按月觀之以爲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八陵復亟請乘時遣官肅清祇奉升國子祭酒兼權工部侍郎命下而卒詔贈四官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嘗從朱熹講學登淳熙進士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樂平令知澧州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檄守漢陽時金兵大入圍安陸遊騎闖漢川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俾將宣撫司軍屯郡城親授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海兵至逆擊斬其先鋒募死士焚戰艦晝夜殊死戰金人敗去遣仲昇劫金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贈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軍補觀成忠郎尉漢川奏言敵利歲幣



朝廷惟所向輒應所求輒得故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乞自今  
遲留小使假以歲月督責邊備固結民心欲進而我已戒嚴欲  
退而彼慮有叛如此庶決勝可期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  
兼湖廣總領遷湖南轉運判官會大盜羅世傳李元礪等相繼  
竊發破桂陽茶陵安仁三縣壤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人心  
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時朝議招安彥約言今不  
行討捕不惟損失威重賊若設詞歛我則兵不可撤民不得安  
竟督諸將直逼賊壘擊破李新衆推李如松爲首復降之遂復  
桂陽乘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圖之併禽元礪江西副都統許  
俊初亦厚結世傳許以超格轉官及是世傳遲留徽重賂彥約  
諭以不宜格外邀求世傳怒以元礪解江西右司胡渠渠欲以  
世傳統諸嗣而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世傳又  
桀驁不肯出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劫友睦許以重賞友睦  
殺世傳餘黨悉平久之爲利路運判兼知利州關外乏食悉發  
本司所儲減價遺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西蜀邊而  
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  
握兵者委咎於財寡彥約爲作病夫議以獻曰古之臨邊求一  
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則事體重號令一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  
者志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無意於息民本  
原一壞百病閒出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  
有緩急各持已見雖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  
不知逆黨雖誅人心未改任軍官領州事易成藩鎮之權起行  
伍立微功漸無階級之分苟不正其本原磨以歲月漸以禮義  
未見其可也爲今之計必使領帥權者當近邊境擁親兵有兵



權者必當領經費。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須有德望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者教民而後用之。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朝議未以爲然。差知寧國。改隆興。江西安撫使。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所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力辭。尋提舉崇福宮。理宗擢兵部侍郎。兼國史同修。撰入對。勸帝勤講學。防近習。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蝨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又舉漢淮南王故事。封其二子。故地。此生事之明驗。本朝太宗所已行也。今若狃漢文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愍明。詔濟王續。其後裔。雖不止。諒而諒自息矣。尋兼侍讀。拜禮部侍郎。兵部尚書。出知常德。薦布衣李心傳。乞實史館。從之。歷寶謨

寶章華文三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登慶元進士。宏詞二科。授瑞州觀察。推官。內外服除。歷安遠軍節度掌書記。四川制置江東安撫二司書寫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論國子學錄。太學博士。轉對言更幣之害人。主所以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也。今議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主法者摘以激怒。時相謂其引類植黨。遷將作監丞。兼魏憲王府小學教授。又論言路雖開。是非莫辨。忠佞不分。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當衆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疏入。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授禮部郎官。屬淮蜀



大擾上言人才所以增國勢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關言路所以  
通下情今嬖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未已餽遺已  
達而謀進無窮軍中耻言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潰則逃竄者  
復招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之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  
司封郎中兼翰林權直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首引皇祐中  
包拯乞因肆赦除聚歛培克之儆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倣  
成周饗必及死事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之後教以五兵  
理宗卽位陞宗正少卿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  
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又言世以容默滯固爲賢以苛刻生  
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疎未試爲識陛下當求忠實正  
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遷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封還內侍濫恩將郊以民生實艱吏員尚  
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彰黜陟庶有以見上帝  
遷禮部侍郎權刑部尚書修玉牒完兼侍讀改禮部尚書兼給  
事中紹定五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帝親政進叅知  
政事而論項問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  
洛時已移疾復上疏力爭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兄貴謙禮部郎官

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進士第一  
賜今名除奉國軍節度判官遷兵部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  
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言朝廷輕於易置州郡闕守必以次官  
權攝自知非久何暇盡心獄訟淹延政令弛玩舉一郡之事付  
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足未及境復以他故罷去每當易守供  
帳借請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



弘館錄 卷一百三十一  
勝計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大臣郡守有闕卽時進擬有求避憚行者悉杜其請。或繳劾彈住者疾速行之。使郡計寬則民力裕矣。詔行其言。開禧間。旬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婦女從龍。正法梟之。名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繳還蘇師旦姻戚張鑑復官詞頭。尋兼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吏部侍郎兼右庶子。權給事中。直學士院兼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召對。乞放繫囚。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拜禮部尚書。知貢舉。疏奏。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疎陋。綴緝雖繁。氣象萎繭。命下其疏。風厲中外。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兼太子賓客。十二年。同知院事。兼江淮宣撫使。踰月。進叅知政事。疾。憺士胡榘排沮。正論。榘嗾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內艮。服除。改湖南。

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移知隆興府。復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兼行宮留守。六月。復叅政事。密院同知。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而遠。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關。專界江淮屬。荆襄魏了翁。未幾。邊用不給。詔并領督府。以憂。畏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風皆歷顯仕。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登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母憂。終。改昭慶軍。與部使異議。請祠。易奉國軍。紹定二年。召試。除秘書正字。入對。首言。自昔周勃握璽。以授文帝。霍光定策。以立宣帝。皆今日。卽位。明日。攬權。未聞臨御。八年。曾無所作。爲者。今進退人才。興廢政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



陛下豈有上天之子。下民之主。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  
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於其時。但見九  
廟至重。片時煨燼。而宰相之居華屋。廣裘獨全於既火之後。足  
以見人心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設有他變。何所倚仗。陛下自  
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纔五月。或九月。卽罷。蓋保全功臣  
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柄也。上讀之。感動。授直寶章閣。  
主管雲臺觀。不受貼職祿。亦不願霑恩。他日星變。復申前說。進  
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復上五  
事。言昔者隱蔽君德。咎在相臣。故臣專詆以昭君德。今乃在陛  
下之身。臣不得不以責難望於君父。夫君子小人難辨。人主當  
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日聞正論。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免  
意在召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

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于書。制榮帝稱其平  
實。遷著作佐郎。疏請擇賢帥。如漢趙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  
事勢。條上便宜。時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不聽。自劾。密勿。清  
光不能過遠。塞兵事。乞免說書。後果師潰。復議進兵。重珍言若  
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未  
可以忿怒用也。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當侍講席。  
以是日道流生朝。而止。奏言聖躬舉措天下萬世。共傳竊恐貽  
笑將來。不可不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權起居郎。復上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  
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其察於情實如此。因疾求去。以集  
英殿修撰知安吉州。詔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贈朝請大夫。賜諡  
忠文。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進士嘉定間爲密院編修兼國史實錄院守工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知惟在責以忠誠耳方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第職思其憂公爾忘私與夫純實不欺者得以稱之如朝廷責以拊循士卒故每嚴措剋之禁蠲營運之痛今乃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指廩給稍優者而強以取辦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又責以訓齊戎旅故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今乃視教閱爲具文同坐作如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見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况又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書幣往來道路勿午名爲繕治器甲修造戰艦實則飾舊爲新而已名爲樽節財用聲稱

羨於實則剝下罔上而已乞嚴飭將帥申詰軍實磨礪振刷以求更新寧宗嘉納之遷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轉工部侍郎理宗卽位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至叅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卽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紹定四年罷知紹興府端平二年加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充萬壽觀使致仕嘉熙元年卒輟視朝諡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著奏議雜文二十四卷

袁詔字彥淳慶元府人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聽勤謹無過失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往臨安置妾將婚察其女有憂色問知故蜀趙某家父歿鬻身爲歸葬計耳袁憐而還之獨身歸妻迎問告以故笑曰子之有無命也我與汝周旋久何必更待他人妻



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明年生韶登淳熙進士爲吳江丞常平黃榮檄覈田定役蘇師且姻黨在吳江密以屬韶且曰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師且怒諷言者將論之榮亟以白於朝且薦韶由是顯名改知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卻錢塘取石爲江岸者嘉定四年召爲大常寺簿右司郎官接伴金使因索歲幣語言慢甚韶折以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擢令臨安理訟精簡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同知樞密院拜叅知政事奏胡夢昱論濟王事何罪遠竄不肯署勅李全叛揚州告急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以鎮遏之史彌遠懲侂冑用兵不欲聲討韶與范偕力言揚州失守則京口且不可保禍將迫矣因薦淮將卞整崔福可用適福至夜引與同見彌遠始決意討全端平初以言罷奉祠卒

年七十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氏病嘗具痰沫目不交睫者數月旣卒哀毀踰禮登嘉定進士母憂終制調華陽尉綿州教授制使崔與之加器賞擢知崇寧蠲預借免抑配人德其惠差通判簡州金人犯閬中制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代者李臺辟爲施州通判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吳彥復增以進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於臺欲招秦鞏大姓以立功者衆多從忠公許獨反覆論辨山東覆轍未遠車從之後趙彥呐踵行其策大姓果導金人入擣成都人服其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大常博士輪對言志士仁



人嬰逆鱗買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朝廷立紀綱而已今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而去鳴復安坐自若則是假以職而棄其言幸其退而優其遷自裂其綱紀蔽其耳目凡若是職雖被親擢諫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居者孤立而無助矣時行都大火應詔言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創爲邪說禁錮言者夫羣臣忠告者衆而聖意堅不可回何怪其言過於矯激如必欲感召和氣消弭災變何不取法大舜及漢淮南我朝秦邸故事追復濟王特在一念轉移聞耳不報峴反劾之罷爲秘書丞兼考功郎官予祠李宗勉入相召除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直舍人院轉著作郎諫官郭磊卿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留之旣而又奏史嵩之自邊關拜相中外歛望

臺諫謝方叔王萬相繼他徙方今外患憑陵國勢危若綴旒乃可自爲弗靜陽與遷除陰奪言職乎遷將竹少監有旨新造十八界會子折五行使公許繳奏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常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安保將來並行者不折閱乎不若且將十七界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不至一旦貿易不行庶幾三界各有等第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累奏引去宗勉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轉太常少卿請外除直寶謨閣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請半蠲和糴改命郡吏部總所蠲運免募平民人甚便之以杜範薦召拜宗正少卿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奏改提舉玉局觀居二年起赴行在屬嵩之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喉侍



御史王贊奏寢召命踰年帝親擢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入對  
言不可不堅凝者七是晚命草罷嵩之起復及相范鍾柱範三  
制兼權中書舍人復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  
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  
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頃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  
欺之臺察充之一人技拭餘皆引領而望如劉晉之鄭起潛陳  
一薦濮斗南附下罔上言官方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  
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其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臥耶  
帝稱善右史徐元杰暴亡公許奏言正月劉漢弼死四月杜範  
死人言籍籍事已可疑然漢弼猶類風淫末疾杜範亦尪弱多  
病諉曰天命猶可也至於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發  
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輒形變異使人雪涕不已今旣

置獄鞠勘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盡情研究務  
使得實不報物論譁然臨安尹趙與憲請置獄天府公許繳奏  
謂與憲爲嵩之死黨乃改命侍御史鄭家案案回儒首鼠事竟不  
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尋權禮部侍郎充執綏官繳奏鄭士昌  
向因詔獄追逮輒詐稱死今驟復官職且與內祠許侍養恐重  
爲清之累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以疏示清之公許又駁奏項  
容孫罪譴還家道死不當叙官復職命遂格真拜禮部侍郎論  
嵩之免喪乞賜睿斷亟下明詔以正邦典又救章琰李昂英以  
論執政及府尹不當罷清之嗾所厚御史周坦疏劾除寶章閣  
待制知建寧諫議鄭家復論罷之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  
四年再奉玉隆觀祠差知婺州未上召權刑部尚書入對疏時  
政七弊徇貨財急營繕逐諫臣開邊費薦知名士二十九人請



復京學養士法言京學養士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  
 輕重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因鄉庠教選而更張之使士子擾擾  
 道塗經營朝夕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  
 類申之法使遠方學者得以肄習其間勿令四方作則之地庠  
 序一空絃誦寂寥非所以作士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橐  
 御史陳垓論劾參政吳潛奏留之同樞徐清叟布衣方和卿太  
 學生劉敬等咸伏闕上書論垓乃授公許寶章閣學士知隆興  
 府命下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為嗟悼贈宣奉大夫龍圖閣  
 學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冲澹寡欲家無美儲晚年惟一  
 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然愛敬親戚蜀有兵難族  
 如奔東南者多依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  
 諡掖垣繳奏金華講議日進故事行世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七終

